

困  
學  
紀  
聞  
注

困學紀聞注卷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鞵

孟子

元圻案趙岐孟子題詞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經義考載陳氏元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實三萬五千四百一

十字趙蓋誤算也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

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

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

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

以上皆吳伯豐問語

吳伯豐

全云朱子弟子○案

董真卿口伯豐名必大臨江人

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

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

就也

元圻案風俗道曰孟子去齊又絕糧於鄭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韓退之答張籍書曰孟軻之

書非軻自著其徒爲章公孫並相與記軻所言耳 朱子語類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突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 吳公武曰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知齊宣王梁惠王襄王曠之公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故予以愈言爲然

趙氏孟子章指

何云章指二字始於邵知

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

庸爲論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爲衛武公

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爲洞酌

原注或才老書游傳臣辯

誤以晉侯重耳爲申生說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爲季札○元折案趙注滕文公爲世子章章指曰言人上當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楊誠齋易傳後序曰季札聘魯見易傳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札之所見者齋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齋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 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邈字邈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妻因字表劉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志故士也善孟子章句 書錄解題孝經解一卷張九成撰又書解傳吳棫撰又誠齋易傳楊萬里撰 案無垢孝經解吳才老書神傳致堂無逸傳今四庫書皆不著錄蓋已佚矣

文選陳孔璋爲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

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

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墨子公孟篇作跛以爲長偃墨子以

爲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卽孟子所謂告

子歟全云古註以浩生不害爲告子則謬然告子名勝亦別無所見○元

折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告子名不害見趙注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

至也今本作放踵原注注無致至也三字何云孫宣公作有義

強曹康宗文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正與孟子作放踵合又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引孟于作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王氏此條若據任彥昇文注則致至也與原注不合若據江文通書注則注作劉熙而非趙岐或王氏所見之本互異歟劉孝標廣絕交論云摩頂至踵李善無注隋志矯家有劉熙孟子注七卷

元和郡縣志十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

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

開按今晏子春秋無字吉甫所

引語何云焯按此則晏子春秋非完書矣○元圻案文選雪賦注引劉熙云雪宮離宮之名也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元和郡縣志四十卷唐李吉甫撰吉甫字宏憲趙州人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文懿前有吉甫原序請起京兆府蓋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與記圖經之存於今者惟此書爲最古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

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尙有

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

汨之

元圻案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趙卿注似本於此王安石

王補之墓誌曰君南城人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嘗棄天台縣令以與子共學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元圻案昭二十年正義曰

琴張賈逸鄭衆皆以爲了張卽卽孫師服虔云七十子傳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了子張賈鄭之說不知所出蓋子正義曰家語有衛人琴宥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宥而已非所謂子張魯鼓琴也集註從孫宣公又曰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樂子 邵氏晉商南江札記曰趙注所據者賈鄭之說也王氏議趙氏不知左傳有琴張豈知趙氏正用左傳註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

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

春夏秋冬其說陋矣

元圻案今本大傳無此文雅雨棠本引此條以補遺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

公宏卽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元圻

案趙岐滕文公爲世子注曰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班固謂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說於大漢藝文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說春秋時諸侯大夫則世本之亡在漢以後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

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全云卽乘檣杭之類○元折案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之屬也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

與衆樂樂愚考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

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

說元折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有三騶忌其前騶忌以鼓琴于威王因及國政爲成侯而受相印又老莊中韓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

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說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作孤憤

五遠內外諸說林說難十餘萬言韓非六諸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聽之處士逃

說苑政理篇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

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袷叔向聞之曰景

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

元圻案水經注二十六引戰國策曰田單爲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出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裘於斯水之上也事亦相類

會西注以爲會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會申字子西會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會申左邱明作傳以

授會申

原注會西之學於此可攷○案杜預春秋左傳疏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會申

楚鬬宜申

見左傳卷二十一

六年公子申

見左傳卷六

皆字子西則會西之爲會申無疑

閻按此是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爲兒亦然○元圻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會子鄭註會子會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

鄧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



不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異

元新案後漢書郭擘傳擘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太守歐陽歙

請爲功曹擘素與擘厚見其言許歙相招去曰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去之乎擘曰孟軻云擘業已強之矣擘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顏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矣愚按書大傳

略說

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

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

傅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

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

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顏白不提

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

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

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

閩按賈誼語○案見漢書本傳棄禮義捐廉恥且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秦所以敗恥尙

失所

閩按于寶語○見晉書本傳晉紀總論曰晉之創基立本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卿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尙失所

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

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

爲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爲一章

全云管子又以觀海爲桓公事○元圻案後漢

書陳蕃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云云書奏不納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

屬魏後盡爲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閩按魏無北地郡當作上

郡正義云今即綏寧州也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即魏世家  
襄王七年盡入上郡子秦事在孟子道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時地止襄七  
百里仍是實錄 全云澆水蓋亦主竹書云然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

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元圻案趙岐孟

子題詞孟子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辯疑答問又自撰  
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文不能宏  
深不與內篇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 漢藝文志孟子十  
一篇蓋併外篇計之 宋宋咸注法言序曰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  
人之法以應答之也 修身篇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  
服也皆獨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  
孟子曰云云注有意謂志於道

周子靜

原注  
篇初

爲學官小司成龔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

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畧點晦翁

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全云永嘉周子靜官至侍郎即處  
元六君子之一龔蓋卿在初弟子

元圻案朱子語類今人把守氣不知守約命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  
地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葉紹翁四朝聞  
見錄甲集遺忠定橫遭遷謫去國之日天爲雨血京城人以盆盞貯之殷殷  
然太學諸生上封事叩墮正甚急侂冑欲斬其爲首者宣皇只從聽讀當時  
同街上者六人世號爲六君子曰周端朝張衝徐乾翁傅林仲時楊宏中皆  
併出惟周受禍略備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從朱子學嘉定進士官至刑  
部侍郎諡文忠元董真卿曰裝蓋卿字夢錫衡陽人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案見馬總意林

金樓子曰

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

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

本

何云宏詞人陋習全云何說無謂○元圻案四庫書簡明目錄錄

家類金樓子六卷梁孝元皇帝撰原本十五篇久已散佚今從永樂大  
典錄出尙存十四篇所徵引者多周秦古書非今所及見第十四篇自序  
曰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恒令左右  
唱之曾生所謂云云茲言是也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

明委心之言爲非

方橫山云湖明原不講學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卽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最

錯言術數

何云六字闕按抄本補

公孫宏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

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申不害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

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漢書是錯傳錯上書言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又公孫宏傳宏對策曰智者術之原也擅發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宋子語類曰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着箇巧的道理方得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

晏嬰學之以爲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

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子韓子始謂子夏之後

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

此退之送王秀才序文

以其書

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

弟子傳流之差也

閩按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魯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故曰子夏之學

有田子方子方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爲真人爲天人正莊周所宗尚者安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元圻案列子楊朱第七楊朱尚之沛老聘西遊于秦遊於宛至梁而遇老子駁敬順釋文曰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蓋德明云楊或字子居恐子居非楊朱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稱梁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愚按墨子親上篇及越王勾踐吳起則史記在孔子後之說近是又淮南子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廢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亦在後之一證 史記老莊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案呂氏春秋當染篇又謂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 韓子衍其空文朱子徵其實事故立論不同

莊子

內篇養生主

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

案郭象注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

又外篇山木

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

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原注楊朱書唯見於列子○元圻案此條是述胡致堂論王何之罪深於桀紂

語見讀史管見八 道家之清淨取諸老佛家之慈悲取諸墨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

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

以上是江鄰幾雜志語

愚謂告子仁內

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

內其流爲兼愛爲我矣

何云言各有當孟子不過謂自治宜嚴人不求備耳 全云深寧之說亦防附

會如判公者又云董子之言其類甚多不止於此如謂設賦於內而致行之誠亦豈待設耶是外餘矣太支離○元圻案春秋繁露仁義法精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又曰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又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之謂也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爲魯

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邾蓋戰國時以

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借歟

闕按呂氏春秋亦有以賸費則勞以鄒魯則逸爲日知錄所遺

築證閻氏四書釋地續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據楚世家有鄒費邾邾意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借稱公同時金仁仁山註孟子與之不謀而合亦以爲季孫氏借引曾子書有貴君貴子之稱余更考之呂氏春秋演勢篇言以賸費則勞以鄒魯則逸說苑尊賢篇言魯人攻鄒曾子辭於節君節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強借以私邑爲國說殆無復疑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

體無用

何云乃指仁之爲本心非直指本心爲仁也 全云蓋以待文家當辨聖學耳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

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

闕按曹亡久矣余有辨見四書存地續

集證兼釋地續說曰楚簡王十四年楚滅邾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邾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邾邾則邾繫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



滅而齊將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並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稱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何年復國襄中山之後有中山蓋世家列傳者瑤瑛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父爲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儼然際更挾貴之風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爲句趙岐謂孟子

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

閻按何

今刊本趙注非全文爲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別趙注爲之毛斧季從眞定梁氏借得宋藁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台之士重刊以後趙注之善也聞所未聞○元坊案容齋隨筆十趙岐注云三人之善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下亦不至阿其所好而空譽之評其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汙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謂汙下也而毛燕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爲謂不然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爲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

趙注全文今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皆有刊本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謚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

也

此張守節正義所引

今無此語

元圻案晉書皇甫謚傳謚字士安幼名籍安定朝那人自號元晏先生撰帝王世紀

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項於世

孟子字未聞

何云趙氏題辭云然

孔叢子

維別篇

云子車注一作子居

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附會

原注聖謚論云子思齊孔叢子有孟子居卽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與○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鄉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謚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

引傅子云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邠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

宋莊綽雜助編曰趙岐謂孟子字則未聞而李濂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則未嘗有劉孝標云子輿周

滅倉之詠五臣註爲孟軻是也

唐林寶姓纂曰孟子字子辰

孔叢子七卷陳勝博士孔鮒與陳振孫謂孔光傳志不著錄隋志論語家有孔叢子七卷陳勝博士孔鮒與陳振孫謂孔光傳孔子入世孫鮒與相順之子而其書記鮒之沒安得以此爲鮒撰朱子語類以爲文氣軟弱不似西漢文字蓋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者

王肅得耐善買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短元晉齊傳元傳元字休奕北地人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名爲傅子爲內外中

篇凡數十萬言案今祇存一卷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

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云全

林謹思書今尚存頗甚然謹思死節其人足重○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錄孟子二卷唐林慎思撰慎思字處中長樂人咸通十年進士守萬年縣令黃巢之亂抗節不屈死崇文總目載慎思之言曰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慎作謹避宋諱也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案晁氏志止載孫奭

孟子音義二卷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

度其書不似疏何云偽疏直取宣公齊義之序稍竄數語豈有爲之正義體大力類反僅同附贅者乎其人蓋兔園蒞師

之下者議論多依附王氏新學熙寧以後人也今刊本檀坡注非全文偽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制絕趙注爲之毛斧乎從真定梁

相公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其在安得一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氏之舊也

方棧山云宋槧本亦有疏誤如不動心章脫去經文曰不同道四字并趙注十

四字亦無之余又從義門所藏小字板補正又云真定梁氏所藏是北宋槧本今在侍郎王公之標家其本篇有篇序章有章指即義門云偽疏所割者

也諸經注亦往往與今刊本異余在京師曾於同年王處舟處閱之而以校  
正謬誤○元圻案書錄解題三孟子音義二卷龍圖閣學士侍讀傅平孫夔  
宗古撰舊有張益丁公著爲之音俱未精當夷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  
論音釋疏其疑滯尚其附遺又載孟子正義十四卷孫夔撰益不辨其僞也  
未了語錄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是疏體不  
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纏繞趙岐之說耳 近日阮芸臺中丞做宋板十三經  
重刻於豫章趙氏孟子註遂復還舊觀

呂氏春秋

離俗遠上德備

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

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

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元圻案高誘注

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畢氏校云之險也疑是皆險地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

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蓋墨家託於禹也

元圻案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

三寸葛以繡之 宋書禮志五案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

日集證謂韓非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淮南注云三月之喪是夏后氏之禮也三日當作三月

好樂好勇好貨色

閩按好樂當讀如說樂之樂莊暴此章惟鼓樂之樂讀如字宋陳善捫蝨齋語實云詳見余潛邱劄

記 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

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元圻案史記賈誼列傳賈誼以

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因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典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初卽位謙讓未遑也又汲黯列傳黯學黃老之言好清靜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小事乘上聞嘗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瀛以幸而黯當毀備面觸宏等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

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闕信乎如風之偃草

也

閩按晉傳元疏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利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窮國且然况大一統之君哉○元圻案後漢書卓茂傳字子康南

陽宛人哀平間爲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郡丞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八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

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范志文唐鑑一高祖擊西河郡執郭丞高德備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臣祖禹曰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不爲佞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

而失猶不得也

何云卽集註中語○元圻案錢氏大昕曰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始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壬辰陳涉

起兵計混一者歷十二年較之王莽尤促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

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

全云孟子只是伊尹一路上人若顏子便近乎時禪子氣象近孟

當今之世舍

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閻云案孟子自云學孔子○元圻案此注閻本不載而何本載之疑本義門證

而何本誤作闕也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

黃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元圻案呂成公孟子譏曰子路所學乃聖門根本之學若使成就豈管仲之所

能及管仲之功雖成不過是功利之學蓋管仲如已熟之黃稗子路如未熟之五穀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爲寶故曰諸侯之

寶二

元圻案史記田敬仲世家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戰國策周有砥室有結綵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曰寶者天下名器史記蕭相如傳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爲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楚漢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

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

後則爲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爲迂濶者董公

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

注見上卷

可謂豪傑之士

闕按董公之言

頌漢書始得聞○元圻案史記高帝本紀但云董公進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書高帝紀二年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進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云云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兵皆綰素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

道

全云徂徠先生石介孫秦山弟子

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

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爲貴

原注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爲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周按趙威后對齊使者言苟無祿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哉國時猶有此高論○元圻案歐陽公石介墓誌曰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保進士中科召入國子監直講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大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 石守道對策曰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書曰可畏非民

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

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痒癢疾病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

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



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

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

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闕則無闕不涵養則

不能推廣

元坊致堂之所謂存即易之寂然不動也西山之所謂發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未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

來在內者要推出去孟子一節書無非此意西山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  
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有猷有爲矣必曰有守不虧其

義矣必曰不更其守

不虧其義不更其守禮記僑行語

何德將歎習曰

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爲法以入時爲戒

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諸葛武侯

謂漢賊不兩立

出師表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其義正矣然取劉璋

之事可謂義乎

問按宋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節諸葛孔明

陽 全云昭烈不取劉璋則益州必歸曹氏其取之宜也但其失有二始之不宜以同盟之昔欺孫權使其後有索還荆州之事繼之不應與劉璋結好而反攻之若殺然取之不妨新吳軍獨上也亦不妨屏劉璋之昏亂而討之也○元圻案通鑑漢紀獻帝建安十六年三月操遣鍾繇討張魯十二月法正說劉璋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誰能禦之劉璋州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無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正迎備備入益州璋增兵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十七年十二月曹操攻孫權操呼備自救備始璋書求益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僅及其半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之去乎松兄肅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殺關度諸將文書皆勿復與備通備怒勒兵進據涪城璋遣劉璋等拒備若敗劉璋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十九年四月雒城潰進圍成都諸葛亮引兵來會備使璋入說劉璋出降備領益州牧 袁素齋孔明論曰劉璋本以好逆而乃爲璋計以取其國璋固漢賊也孔明爲漢除殘雖誅之可也然既與之合矣而又襲之得無虧于信乎 宋陳長方謂劉先主滅劉璋取蜀爲行不義殺不辜故不能有天下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

新垣平言之目無漸長之理而袁克言之漢文隋

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

欺此存亡之判與

開按漢文帝改後元元年隋文帝改仁壽元年元所案史記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

上言臣侯日再中居頃之日節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又日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氣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通鑑隋紀文帝開皇二十年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以後書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開皇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二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謹按元命包日日日出內道發獲得其常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未有上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致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自後百工作役嚴加稽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若之仁壽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改元隋書袁充傳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元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後果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卒亡天下是其受充之欺不特改元之小失也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

於異端者非儒也

元圻案爲善而意在求名卽是利爲儒不務實踐卽是異端

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

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見內篇諫下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

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上德篇亦云混混之

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平可以濯吾纓乎

元圻案葉石林避暑錄語下禹貢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 鄭道元曰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河自有滄浪通稱耳纓絡鄆郢地連紀郡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

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

案史記蘇秦列傳秦唱然  
款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

吾豈能佩六  
國和印乎

豈所謂士乎哉水心葉氏

全云龍泉葉  
適東萊弟子

云周衰

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

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全云此亦因賤儒之  
世而鼓勵弟子耳○

元圻案水心語見所作信州重修學記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

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

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

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

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原注文子有言篇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全文云  
文子之語稍有病

鹽鐵論

論篇篇  
文學

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

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

孝養篇  
文學

云今之士今之大

夫皆罪人也

問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  
逢其意以順其惡句不宜漏

又制權篇

云王者

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

元圻案程大昌  
攷古編七

孝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後漢詔引其語除去不字或疑東漢近古其語近是今觀鹽鐵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借其語為證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使謂鹽鐵論為漢語而非今孟子之傳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竟撰次之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

則王莽不能脅之使亡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

之使思唐與政

問按與政宋唐說齋  
之字名仲友金華人

云民心思漢王郎

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全云江陵之行期楚從之

者至十餘萬人鄒山之世曉右鶴應非民心去之也天命之移民亦無如之何○元圻案漢書王昌傳昌一名郎許海成帝子與李育張參等共立郎以百姓思漢故詐稱之以從人望 通鑑漢紀淮陽王更始元年故趙穆王子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特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與林等信之立爲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魏帝王經世闕語十六卷宋唐仲友撰仲友紹興中登進士第復中宏詞科後守台州與朱子相忤爲朱子所論故宋史不爲立傳其與朱子相軋蓋以陳亮之誣構觀周密齊東野語所載唐朱交奏始末一條台妓嚴蕊一條事迹甚明未可以是以病仲友也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

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元圻案楊子雲法言終以孝至篇亦列堯舜夏殷周孔子其以孝至名篇蓋以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曰吾志在孝經自謂得與於斯道之傳與荀子一也也然何解於語焉不精擇焉不詳哉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  
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

否之閒

案法言淵察篇或問子蜀人也有李仲元者是夷惠之徒與曰不爽不惠可否之閒也

材與不材之閒

莊子山木篇語託別見

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

趙注

雖非本指廉者招

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

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

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

闕按真西山疏亦云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

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辭奇之兩語

集證宋史皇甫坦傳召問以養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

呂氏春秋開春論

變類

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

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



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

利也管子樊度引神農之數文子上義亦引神農之法

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

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集證按漢

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食貨志暹錯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俱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而七粟弗能守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誠一穀之

之法什倍二穀不登誠二穀之教之法再什倍呂氏春秋記勝之書引神農之

教劉子文子引神農之法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

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元圻案藝文志攷即原卷所著今附刊於玉

海之後 賈誼疏引一夫不耕或受之似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但曰古人之

言非必出於神農可知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

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闕按嘗謂

王之朝周而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不知先有孔

子願義不入秦○元圻案荀子強國篇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

秦類之矣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個調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  
無倫耶子頃孔子七世孫史記作子頃孔叢子論等篇子頃相楚懷大計  
不用人謂子頃曰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知之由東山更之國海并於秦  
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發於家史記管仲連列書秦兵圍邯鄲趙王恐魏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謂趙王曰趙誠發使會秦昭王爲帝秦必罷兵得仲連  
適游趙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彼封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通鑑周紀烈王  
六年齊威王來朝天下以此益贊威王史記趙世家趙侯四年朝天子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

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

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

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入蜡孰謂古

制不可行於今乎

元圻案陳后山談叢卷三葉表爲句容令縣有  
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故多盜近歲遷社稷

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禮記郊特牲八蜡以祀四方註先齊一也司書二  
也農三也郵表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墾七也昆蟲八也 凶原全著  
簡明日錄子部小說類後山談叢四卷宋陳師道撰所記皆宋代雜事 范  
蜀公東坡爲作稟誌稱著諫垣集十卷奏議二卷及陳氏書錄解題止載奏

議二卷今 四庫書目併奏議亦不著錄豈二書俱散佚耶

求在我者盡性於已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

與其有

案問本脫有字

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可

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爲非

按問

變冰叔亦言能無求者天不能賤○元圻案李成季上劉莘老書曰夫犯分而進不若知守而退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往時數月未嘗一走門下者其志亦如此而已 朱子李伯玉墓誌曰公諱縝字伯玉濟州巨野人贈太子少師於山之會孫瞻少師塚之孫贈太師那之嗣子也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祀者文甚高而樂靜樂道不求人知嘗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厚齋所引成季語蓋據朱子之文 樓攻媿行陽縣丞趙伯機墓誌曰公嘗教子弟曰位宦盡其在我不可苟求妄進與其有求於人不若無欲於已與其取賤於人不若以賤自安蓋趙伯機進成季之言也 書錄解題別集類樂靜集三十卷定居舍人鉅野李昭祀成季提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其姪耶漢老爲書其後

宿於畫水經注

二十

云澄

問按今本水經注作澄

水出時水東去臨淄

城十八里所謂澧中也俗以澧水爲宿留水以孟

子三宿出澧

原注或云當作澧後漢耿弇進軍書中史記番邑人王蠡通經作番邑○元圻案宋那魏坦齊通編曰澧當作

畫字之誤也史記周單傳曰番邑人王蠡賢劉燕注澧音襄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書中遂改臨澧按之卽此可證周密齊東野語以爲高郵老儒黃彦利爲此說未知孰非孰孰爲後先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

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元圻案邵子觀物內篇八古今之時則異也而

民好生惡死之心不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者乎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

敵於外

闕按商鞅四句出杜氏通典爲君卿語

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

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

者無敵

何云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 集錄通典食貨門秦孝公任商鞅以三晉地使人貪秦地廣人寡故享不盡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

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之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

蓋大夫王驪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

北

集錄漢地理志泰山郡蓋縣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墳漢郡國志泰山郡蓋縣沂水所出 按今山東

沂州府沂水縣西北有廢蓋城西齊釋地蓋大夫王驪與陳仲子兄戴蓋釋之蓋同音集註却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一蓋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驪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

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

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

魏其作俑也

元圻案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半備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是時晉定不振中國無伯

強使弱衆禁寡諸侯恣行並爲職國 三代之所以爲春秋以政自諸侯出也春秋之所以爲職國以政自大夫出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

權道豈知常平蓋古滄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

知檢塗有餓莩李固本從漢志作菱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

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

無常平乎問按古雖豐稔未有以入食供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卽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集注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耳外

不必泥班志何云班志引孟子固謂壽昌之法有所自來止齋蓋卽據傳

質駁類注耳○元圻案陳止齋與王德修書曰今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類

秘書且以爲權道不知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

則減價糴斂則增價糶是常平乎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云云食貨志作

斂是也釋大經鶴林玉露十三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愷欺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云云其辭與厚齋所引同

由此言之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漢書食

貨志上取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曰穀賤時增其價而糶自利農穀貴時減

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贊曰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

門云止齋據傳贊類注傳字疑衍或當作志贊

陳烈

全云字季莊

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會收如何記

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

書遂一覽無遺

原注古人之讀書如此○元圻案陳烈事見朱子語類

呂氏希哲雜記卷上福唐有陳烈季甫周希孟

公闢鄧穆閣中陳襄述古窮經苦節以古人相期故當時有西先生之號章望之委民作四賢備行於世又其友人劉葵執中方佐胡安定先生興學校於蘇湖間及其歸也鄉人謂之五先生 葉石林燕語十謂陳烈尤爲蔡君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公共薦於朝山是知名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

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

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

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

獸

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

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

案文選任彥升表鼯鼠事註引三輔決錄今王氏言

文選引竇氏家傳當更查

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

雅二說不同

全云水經注後水篇世祖得鼯鼠于靈臺○元圻案宋王楙野客叢書曰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鼯鼠終軍知之

其後如崔儻俗劉士元之徒皆從其說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氏家傳光武寢百寮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啟曰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鼯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為終軍乎學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國朝武進處氏琳經義雜記一識鼯鼠者爾雅郭注以為終軍案廣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李善注文選任彥昇為蕭揚州作薦士表引擊虞三輔決錄亦作竇攸又水經注駁水云靈臺漢光武所築世祖嘗宴於此臺得延鼠於臺上案漢書終軍傳無辨豹鼠事諸書皆言竇攸而郭氏始之終軍蓋傳聞之誤玉篇承襲其說又說文鼠部云鼯豹文鼠也則讀鼯鼠豹文為句與鼠屬下與此異玉篇鼠部鼯鼠名漢武帝時有此鼠文如豹終軍議之賜絹百匹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



隴非絕遠之地愚按說文水部引爾雅曰西至沃國

謂四極沃西極之水也原注府中切○元折案澤澤釋地東至於秦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鉉北至

於放棄謂之四極注皆四方極遠之國

爾雅釋詁疏按尸子廣澤深局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

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

之相非也數世矣而何云疑脫已皆奔於私也天帝

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撫冢晷販皆大也十

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

實則無相非也郭註尸子曰此皆大有十餘名前同一實故邢疏引之仁意篇述太平

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承風春為青陽

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元英四氣今本氣作時和正光

照

闕本云元叔作四氣和爲光正

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

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夏

爲長羸秋爲方盛冬爲安靜

太平御覽十九引尸子作秋爲收成冬爲安寧與爾雅本文同

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

見釋天何云此從爾雅考善本○元坊案疏又引君治篇

云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伏於醴泉宋邢昺爾雅疏敘云爲注者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惟俗間有孫炎高建皆淺近今奉勅校定以景純爲主其共事者杜鶴而下八人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健爲文學注

二卷

今本作三卷

一云健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

時待詔

全云其時爾雅未甚盛行漢文雖當置博士不久卽罷乃蜀人有道之者文翁之化可謂盛矣集證按健爲文學諸書多引

作健爲舍人李善文選羽獵賦諸侯共待注引作郭舍人移珍來享注引作健爲舍人卽一人也又按健爲舍人爾雅注賈思魯齊民要術引二條其一

所斷爲之定注云所斷也一名定其一稱冀大義注云蒸有小故言大齊○元所案齊民要術二又引舍人釋草注憂邑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山草

也 舍人說書詩經春秋水經注經典釋文說文繫傳太平御覽皆引之  
陸機毛詩疏下引文學云與玲象上小青蟲也

白虎通

三綱六  
紀篇

引親屬記卽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

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

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舅姑耳

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

及從母

案文見通典禮二十八甥  
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劉共父

名

刊二程先生

集改姪爲猶子朱文公

答劉共  
父書

謂古人固不謂兄弟

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

原注記禮者  
言猶己之子

但云兄之子弟

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問按顧氏家訓云  
兩雅喪服證左傳

姪名雖通男女重是對始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余謂呂氏春秋蔡邱部  
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兄弟之狀先秦已稱兄弟之子爲姪見於此方  
僕山云史記武安侯列傳婦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漢書子姪作  
子姪○元圻家杜君卿曰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

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  
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甥甥字似當作生故謂吾伯叔者吾謂之  
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 朱子答張欽夫書曰稱姪固未  
安則猶子亦不與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以此爲稱  
似得緣當又曰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好其從始以釋之  
而反覆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  
謂叔姪而傳以父子謂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  
不以爲嫌及後世則必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  
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姪明微之意而伯父伯叔與夫所謂姑者又皆  
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猶子出於禮弓之文而彼文止爲喪  
服兄弟之子與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  
之薄也之文同耳猶卽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卽與  
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僂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  
通典注見卷三十頁 四庫全書叢書類二程文集十三卷此木出自  
切安國家劉琪張杖實刻之長沙安國於原文頗有改削琪等所刻以安國  
爲主朱子深以爲不可以書抵琪及杖齋之甚力

傳負版

釋義

郭璞注未詳卽柳子所爲作蝓蟻傳者也

原注西京賦戎葵便羊爾雅處棲羊彘亦曰未詳○元圻矣邵氏爾雅正義  
曰傳一名負版柳宗元蝓蟻傳云蝓蟻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昂其  
首負之背逾重難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濕物積困不散卒頭仆不能起人或  
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止至墜地死案宗

元所說似寓言然負重之蟲所在有之特未聞有負版之名耳玉篇云蟻蟻類也則常云傳負一名蟻又蟻草正義寬一名穰子西京賦云式芬欬洋其形狀未聞玉篇寬作源

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

見隋書經籍志集部唐志入楚辭類

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

見唐書藝文志農家志云二十一卷

李文饒有山

居草木記

集詩通志藝文略平泉山居草木記一卷唐李德裕撰

君子所以貴乎

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蕝蕝字書不見柝橙學者恥

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閩按蕝蕝璞詳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蕝釋蕝蕝卽上文之蕝蕝璞今蕝蕝

或曰蕝蕝草是也王氏千慮亦有一失○元圻案邵氏正義蕝玉篇蕝蕝子菜而蕝蕝亦名蕝蕝是一物也 柝集蕝蕝篇並忍止切亦作傾木原蓋卽

食物之木耳也 山海經單狐之山多機木郭註似榆可燒以煎州得用脩以爲卽橙也各部方物記民家樹橙不三年材可信常杜詩飽聞橙木三年

大蘇詩橙木三年已足燒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二卷陸璣撰注見卷三第

三頁 梁書文學傳劉杳字士深平原人也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多所著述撰離騷草木疏一卷

檳苦茶

釋名

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

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

爲茗一名荈

蜀人名之茗茶

說文茗茶芽也東坡問大治長老乞種茶栽詩

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

問按三國志韋曜傳曜初見禮異或嘗賜茶荈以當酒茶事見史始此○

元圻案邵氏正義曰釋文云茶堦茶作檮今蜀人以作飲音直加反茗之類案晏子春秋有茗菜之文然無以定其爲卽今茗飲漢人有陽羨貢茶之語則西漢已尚茗飲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卽此也

元圻案 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小學類急就篇四卷漢史游撰或稱急就章故其字謂之章草凡三十四章其字略以類從而自立門日文詞古雅始終無一複字隋曹壽以下注者不一今惟顏師古之註存 急就章二十四牡蒙甘草菟藜蘆師古注牡蒙一名黃昏厚濟補日本草吳名曰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海孫一名慶延藥對有牡蒙此一物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曰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肯外證已解中尚強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賜任子淵註云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韋宙獨行方胸中甲錯是爲肺癰黃昏湯主之其說最爲牽合無義沙隨先生晚年因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名白功草一名黃昏生海西川谷蒸指當時癖學爲五藏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終軍之對鼯鼠盧若虛之辯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

雞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

彭蟻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閩按木槿花朝

及不知日及改爲白及元圻案終軍事已見前唐書盧藏

爲駮方有獲異景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

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座垂鶯宋鄭文寶南唐近事後主壬申

張化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化但以文選中詩句爲題未嘗詳究有進士白

云爾雅餘天雞翰天雞未知孰是使大驚不能對取爾雅檢之一在釋蟲

一在釋鳥果有二因自失爾雅釋蟲餘天雞郭注一名莎雞又曰雉雞釋

鳥餘天雞郭注翰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鶴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說文

翰天雞赤羽也一名鷓鴣歐陽公劉原父蔡謨曰至和二年秦使契丹時

頰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

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爾雅釋畜駮如馬倪牙食虎豹蔡謨事注

已見卷五爾雅釋魚蠃蟹小者傍註螺屬見埤蒼或曰即蠃蟹也似蟹而

小邵氏正義曰古今註云蠃蟹小蟹也生海邊塗泥中食土蝟表錄異云蠃

蟹吳人呼爲彭越蓋語訛也爾雅釋木楨木槿木槿註別二名也似李

樹花朝生夕頰可食或曰日及亦曰王蒸劉原夫七經小傳蔡風六駮毛

傳引爾雅駮如馬據越瓊詩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槿迥相似又似駮馬

駁馬祥榆故里語曰所懷不踴得擊迷聖迷尙可得駁馬是別有樹名駁非  
對雅所云駁也王氏云原夫識六駁蓋兼指歐陽公本傳及小傳二事宋  
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八劉禹錫錫往賦觀日及之等集作日反按廣志日  
及木槿也晉成公綏潘尼俱有日及賦田敏淄川鄒平人歷仕五代入宋  
辛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被勅離印九經書繕其迷印板書奏云守官膠庠職  
司較定蓋在梁爲國子司業在晉爲祭酒時也

唐元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

十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  
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

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說文多引王育說如部天屈

西北爲无部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何云

育之言大抵多不經○元圻案宣和書譜唐元度不知何許人也精於小學  
作九經字樣又爲十體書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籀曰飛白曰雜葉曰  
垂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書錄解題經解類九經字樣一卷唐河王友翰林  
待詔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唐文宗太和十年改元開成

說文敘尉律試入體原注大篆小篆刻符書亡新使甄豐等

書摹印署書及書錄書



改定古文時有六書

原注古文奇字篆書在書

書 孔安國正

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

原注去大篆刻符文

書署書加古文奇字

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

體試之

原注古文奇字篆書隸書變書蟲書

律卽尉律

尉律漢律篇名

也六體非漢

興之法當從說文敘改六爲八

開按說文序漢興試八體八字實誤辯見余潛邸詞記

程易田云說文序言周有六書秦并天下李斯奏同文乃改省史籀作小篆以別大篆又初有隸書自兩秦有人體漢興有尉律以八體試之者卽承用秦八體然則漢初蕭何但草律未定書體之數及亡新居攝使張芝等校文書自以爲應制作始有六體許氏敘之甚詳安得漢興便以六體試學童耶藝文志試用六體自是班氏之誤然漢志已列六體之目亦不得從說文敘改六爲八也○元圻案唐張懷瓘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隸書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甄豐定六書四曰佐書是也 魏書江式傳式上表曰古史倉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周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卽謂之籀書秦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隸書者始皇使下邳人程

逸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通徒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漢與有尉律學以八體試之亡新居議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頒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藏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籀書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符信也後漢書儒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慎自敘曰今篆文合以古籀稍譌其說分別部居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共建首也立一於前引而伸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爲錫其子孫之役

非也卽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

原注朱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

此三字 集證羅頤記急就章後云顏註以慈姓爲祖於宣慈惠和之才于審姓爲出於審曲而勢者名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爲恭趙盾竊拳解距虛卽益益以權車穆爲膠人之目謂老復丁爲錫其子孫之役亦不肯元坊案書錄解題神仙類周易參同契三卷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其書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煉者祖之 參同契二土全功章老翁復丁壯老媪成姪女又明辨和正章能存能亡長樂無憂 朱子次亭字顯呈秀野文兼簡王宰詩人言洞裏春長在自慶樽前老復丁

董彥遠即按彥遠名道東平人散騎閣待制

除正字謝啟敘字學

涉獵該洽

詞云胡董斯悲吹其業所載與其條增閱元壽合疏此故其語其實亦非異書也

其畧云殘

經不悟於郭亡

董疏莊公二十有四年郭公胡傳曰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為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案新序雖事同齊

桓公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為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去是以為墟也 孫華老曰

管子載郭亡之跡蓋亦曰郭自亡耳

闕文徒存於夏有

闕疏成二年衛侯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如戮

也夏有杜註闕文失新漢職事

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

闕疏萬石君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下讀之

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遽死矣

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

闕疏顏氏家訓後漢書

吏與畢為天冰郡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云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

七 書殘武殪

闕疏宣六年周書曰殪或殷殪即壹衣即殷也中甫壹疾衣武成文微

指為殘似據康誥

頌亂湯齊

闕疏長發至于湯齊毛傳齊如字禮記孔子

下文聖敬日濟開居

鳥寫混淆

闕疏海錄碎事古詩云字經三鳥為鳥成馬則本文寫字似有誤並疏寫當作

馬魚魯雜糅

閩疏張爲云魯之與魚混漚莫辨搜朴子云以魚爲魯以帝爲虎

增河南之邑爲

雜減漢東之國爲隋

閩疏事文類聚漢以水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加作隋以同齊不迫齊處故造字去水而

從

避上則鼻不從辛

閩疏說文字學字從辛從日言鼻人登鼻辛若之狀泰以鼻似鼻字改爲鼻

絕下

則對因去口

黃疏古對字本從口說文云漢文帝取口多非實改從土

聚合而棘氏微足

省而踈姓絕

閩疏晉書東漢博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爲東晉博漢疏廢之後王莽末廢晉孫亮避難日東游流居沙鹿山

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何云足當爲疋

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

閩疏顏氏家訓

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變餘共抵之獸此導訓釋光武詔云非徒有預

美導擇之勢是也說文云導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但非

相如所用不一導六穗於庖犧成文手縱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變餘共抵之儀不得云儀也某按史記載此書道下從禾漢書文選俱從寸類注導

也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爲宗

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元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

誤作八寸宗因曲爲之說其僻也皆如此

丁尾亂真

董疏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願注夫萬物無定形無定構在上爲首在下爲尾

世人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巾是無尾也故曰亂真

鉤須失實

閩疏荀子不荀篤鈞有須

註卽丁字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鈞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蓋疏按說文鈞曲也下之曲者爲鈞今鈞曲而丁直故曰失實 書立書肖

而既謬國名 閔疏到句戰國策序本文多誤 爲卷爲端而遂

乖服制 蓋疏玉藻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於南門之外註卷或作衰字之誤也孔疏禮記本或作卷字其五經司服

及觀禮皆作衰字故鄭註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衰是也又註皆當爲衰字之誤也孔疏知禮當爲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朝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朝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朝則是聽朝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朝大視朝小故知皆當爲冕也 篆形誤偽

誰正雲興之祁祁 閔疏顏氏家訓詩云有淪妻妻與雲祁祁毛傳淪淪雲貌妻妻雲行貌祁祁徐貌按淪已是淪

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 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 俗寫誤耳 何云此與篆形無異

鉞 閔疏說文鉞車鑿聲從金戈聲呼會切詩曰鑿鑿鉞鉞俗作鉞以鉞作斧戍之戍非是按今庭燎作熒熒 鎖定銀鐺

之名 閔疏顏氏家訓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鐺鎖頸鐺大鐺也且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誤嘗作詩云銀瑣三公將 何云金銀借對

謂定銀爲銀也又 車改金根之目 閔疏事文類聚退之子利性開劣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

字 知一束二縫之爲來 閔疏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楚一束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

指二首六身之爲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

閩疏東載漢記馮長上書成阜令印阜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對印白下八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

齊國事大司空正郡印章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閩疏家語卜商返衛見豕史志

音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謂諸晉史果曰已亥傅會作九禾之秀離折

爲三刀之州閩疏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晉王濟爲冀漢太守夜夢三刀懸

于臥室梁上須臾又夢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

臨益州乎果然董疏按說文秀字從禾從乃不從九也州字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傳會

曰離析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爲斌閩疏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歌以詠德舞

以象事于文武爲斌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董疏說文本作彬文質備也從文配武過爲鄙淺故曰妄加定經之名誤

合日月之爲易閩疏易蜥易蠱變守宮也象形從勿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爲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董

疏吾衍謂說文引蒼頡易字象蜥蜴形蜥蜴善變則知字失部居改古人託之以喻其變不疑也虞翻曰日月爲易不可從

白水真人之兆

閩疏光武帝紀王莽篡位忌惡劉氏呂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董疏說文

泉字象水流出成川形不從白 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

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 閻疏朝野合載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今謠實王為謠曰一片火兩

片火辦衣小兒當殿坐教炎羞上小兒誦之并都下小兒皆唱炎遂與合謀

內應又唐書裴度傳張審與欲傾度作偽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

被驅逐據廢非字似用張謠但以鏡白不類惟如系笏始失裴字形象對又

較標黃說 四十八安取於桑 閻疏事文類聚蜀何祇夢井中生桑

非當作緋 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

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遇此紙後至魏為太守四十八果卒盡

疏何祇事見益部者舊傳俗桑字從四十八按說文從桑從木不從十從八

也故曰安取於桑○案唐鄭榮開天傳信記開元末於宏農古函谷關得寶

符白石赤文正成乘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所以示聖人御極之數也

及帝幸蜀之來 三十七未足語世 閻疏秦始皇紀會稽碑俱四字

歲正四十八年 句獨二十有七年多一字元申

屠駱家藏傳刻世有七年三十為世速達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戣志銘亦

云孔世世八世字世字俗俱作世董疏說交世字從來三十并也音殺三十

年為一世七字從一世旁作七似七字乃從來而曳長之不

從七也故曰未足語世 何云三十七句閻董仍無確證 梁父七十

二家名雖俱在 閻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

疏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八百 闕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

餘處而可識者僅七十有二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 闕

尉律見說文敘徐錯曰尉律漢律篇名董誥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精凡八十九章四十九疑作八十

九未和是否誤存舟二間之爲航 闕藝類氏家訓並從二間舟詩云垂之祗慈是也今之隸書

舟爲日何法盛中與書乃以舟在二間爲舟航字誤安識門五日之爲閏 鄭十二月癸亥門兵三

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註此年無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爲門字閏內王爲五字月爲日字晉攻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

日凡十五日也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

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

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

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原注今按書序爲隸古定正義謂就古

古則可慕爲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爲隸古也闕按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

後自較其說者余晚而得董斯張吹景集載與其僚皆閱元衡合疏彥遠

此啟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排鑽力始語語分疏之寧非曠世一大快余故錄之於逐句下惟見喪十年傳者不錄斯張字還周元衡字康侯並烏程人爲胡牘明鄭巨前輩牘明嘗稱其學貪奇炫博云何

蛇膽云閱蕭果淹雅其引海錄碎事文類聚而不舉本書徵染俗學與胡



傳學古編並後山書 全云王氏引彥遠之序而未嘗有說故於小註發之  
非自駁其說也乃駁彥遠耳聞說非 程易田云尉律四十九類二句瑤田  
按漢書刑法志云蕭何竊擬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藝文志云蕭何  
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言小學之課載  
在尉律中者非謂律有九千字也律蓋九章耳今曰尉律四十九類豈於九  
章中又析其類爲四十九耶董說以揚雄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疑四十九  
爲八十九之誤以訓纂當尉律其謬甚矣揚雄訓纂篇乃元始中所徵通小  
學之百餘人令記於庭中之字取其有用者而作之其非尉律甚明藝文志  
載揚雄訓纂篇云順續蒼頡八十九章是中有蒼頡五十五章以建首乃以  
訓纂順續之訓纂止三十四章耳班固又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據  
韋耶註彼時所見一百二章通名蒼頡分上中下三篇每篇三十四章而五  
十五章之蒼頡則漢閭里書師所合李斯之蒼頡趙高之爰歷胡毋敬之博  
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者也凡此皆小學之書與尉律不相涉也 集  
證碑雅爲九寫而爲烏虎三寫而爲帝按字書藏古諺云書經三寫烏焉成  
馬故園校作焉據碑雅則仍當作易增河南之邑爲雒漢書地理志注引魏  
畧滅漢東之國爲隋徐緒說文繫傳三豕見呂覽察傳篇文武爲斌見宋書  
樂志何祇事見蜀志楊洪傳注○元圻案董彥遠東平人王明清玉照新志  
載宋齊愈祿牘稱司業董道在坐則靖康末官司業也又揮塵錄云宣和中  
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合坐上徵瓜事各疏所  
憶每一條食瓜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枚書耶董彥遠連  
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成歡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出  
外蓋溥洽之士然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記其受張邦昌僞命則其人品殊可議

宋景文公

字景文 俗字統

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

書由何始說文

冊

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

之文也

元所案玉海小學下羊欣筆陣圖云昔蕭何善篆籍爲前殿成有善龍白虎二闕以題其額

夾滌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

謂楚文以爲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

開按石湖范成大疏

亦

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小

篆非出於李斯

何云殆至李斯而後成遂大行於世 集證叢通廣川書跋書訊楚文後云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

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辭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最奇古間存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蓋如變者也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

集證宣和博古圖周南宮中鼎銘云推十有三月庚寅周穆公

城鼎銘惟十有四月既死霸

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

集證呂與叔考

古圖商兄癸癸云十九月惟王九祀世昌歲數云惟正月乙子王格于太室商兄癸癸云丁子王錫爵

呂與叔考古圖

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卽甲子丁子

卽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

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元圻案歐陽公集古

錄商紳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雜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都下陰公誠作樽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氣慶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醴公不知爲何人原甫謂古丁字通用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曾子固跋桂陽周府君碑云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突人作父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承叔原父君諱皆博識而亦有所不知故并見之於此宋黃長睿東觀餘論周史伯頤父鼎說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配子則於十日剛柔寔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則若此者甚多有之商元癸癸文曰丁子周武教文曰乙子是也或曰戊與己同類古尙未分則所謂己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己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董道廣川書跋云蓋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之配五行之用然也戊己爲土戊爲土生己爲土減剛日不用而以己配者蓋用其剛必用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趙明誠曰余嘗

考之古人君卽位明年稱元年蓋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又余所藏敦銘有云惟王十年十有二月以此知呂氏之說非是蓋古語有不可曉者聞之可也 四庫全書總目諸錄類考古圖十卷宋呂大臨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官秘書省正事事蹟附載宋史呂大防傳圖成於元祐壬申在宣和博古圖之前而體句詳嚴不似博古圖之附會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爲鄭曰文武時毛叔鄭

也

案集古錄毛伯敦銘原父爲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

王時

而呂與叔以爲邾

考古圖邾敦邾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爲其器也考作祭器也 趙明誠曰今究其點畫殊

不類鄭字呂氏釋爲邾皆莫可考

籟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爲張曰宣

王時張仲也

集古錄原父歸自長安以二器遺余其一曰伯岡之敦其一曰張仲之匡二子名見詩書伯岡周穆王時人張

仲宣王時人

而與叔以爲邾

考古圖邾仲作寶匡

周姜敦伯下一字歐

陽公以爲岡曰穆王時伯岡也而與叔以爲百

集證

考古圖百下一字爲百卽首字也此作百誤

古文難攷幾於郢書燕說

元圻案宋薛尚功鼎彝款

識釋文於毛伯敦視下一字作邾簋銘中上一字作張集古錄并載之趙  
明誠曰呂與叔以偏傍推之其字從巨不從長以隸字釋之當為邪字雖  
見玉篇然古文與隸書多不合未知果是是否宋黃長睿東觀餘論曰邪首  
其勿反原父誤釋為張字遂以為張仲之器歐陽公從而文之以數百字蓋  
失之矣古器中又有非伯敦豈張仲之兄乎容齋續筆三燕說出於韓非  
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夜書火  
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  
若尙明也尙明者舉燭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  
也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勦綽綽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

丐百祿眉壽綽綽孟姜敦銘綽綽眉壽石湖

范文穆公成大

字致能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

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集證爾雅釋詁綽綽爰爰緩也

○元圻案東觀餘論周史伯碩父鼎說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綽垂裕後  
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著禱之辭四庫全書經目  
諸錄類宜和博古圖三十卷按晁公武讀書志稱為王楚撰而錢曾讀書敏  
求記稱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黼云云都為削去殆以人廢書明是

書實王補撰卷字爲碑寫之訛矣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壙

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

元新案集古錄謂吳季子墓銘據張仲紳記云舊石堞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

容摹相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刊于石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以其名傳之久故崇之宋劉昌詩盧漸筆記六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爲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闔子攷篆文皆無之得會收元豐中編削世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初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爲君字非季字也戰國策顏觸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數去柳下季墓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唐書張說傳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官中書令封燕國公說嘗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此文卽其謝表也

金石錄

全云趙明誠作

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

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

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

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矣

何云竹書不可據大率類此○元圻案周公相成王而使

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或召伋亦先就封亦未可定但太公若至康王時始卒則成王大漸時正顯命元老何以無一言一事是竹書固不可信至太公之年終年已八十歷武王成王當有百十餘歲史記亦曰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書卷之目每類金石錄三十卷東武趙明誠德甫撰其所藏二千卷蓋倣歐陽集古而數則倍之木朝諸家著古器物款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甫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氏惟此書則不然好古之通人也明誠宰相挺之子其妻易安居士李氏爲作後序頗可觀

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

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

集證今本說苑無

亦猶祭酒也

元圻

案朱子曰關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譏橫渠先生紹聖間爲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滴水集者卽其文也史記荀卿列傳齊宣王時荀卿最爲老

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秩而荀卿三爲祭酒焉注禮食必先祭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爲官名故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

遠屈平邇斬尙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

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

發於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尸亡秦必楚

吁秦詛楚耶楚詛秦耶問按此亦見王氏懷抱何云其有為言之也全云陳項之假名於楚亦猶

異口犢釣之託名於宋也○元圻案集古錄秦紀至咸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以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疑熊賈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自穆公十八世為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反夫時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楚懷王也但史記以為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誤姚寬西溪叢語上秦誓文有三本岐陽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冊告亞馳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熊相肯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攷之秦十八世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橫爭霸此詛政為懷王也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又張儀至楚又因厚幣用事者靳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復釋去張儀又楚世家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使張儀南見楚王曰王閉關而絕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王大說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張儀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其至某廣袤六里又奉昭王遺楚王書曰願與王會武關于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於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遂閉武關遂與西至咸



陽又曰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諱之如悲說成諸侯由是不直秦又陳涉世家陳三老豪傑皆曰將軍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項羽木紀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又范增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

案三十卷以許氏原本十五篇每篇析而爲二部敘

二卷通

論

三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

各一卷共四十卷

等篇呂太

史

全云成公祖謙

謂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

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釋恐猶可補也今浙

東所刊得本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

全云蘇魏公頌元圻案四

庫全書總目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鉉撰鉉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固城之中事跡具南唐書本傳此書本出蘇頌所傳篆文爲監察王聖美輔休祗候劉允恭所書卷末題子容者卽頌字也乾道癸巳尤袤得於葉夢得家寫以與李燾詳見表跋

說文

也部爵字下

飲器象齋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

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奮卽鳳凰

歟

集證論衡講瑞篇引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節節雌鳴足足宋志所採蓋禮記佚篇也

宜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籀字皆草草檄云永

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吳斗南

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

也今考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

原注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爲正何云後漢紀二

十字非備注○元所案黃長容東觀餘論曰近處關右人發地得古書中有

東漢時竹簡甚多往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尙完皆草草書

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

中二千石守丞建義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草旁行爲書記顏氏注今西方

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

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日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

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集證按法苑珠林梵法盧居於天竺

黃史蒼頡在於中夏梵法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說異傳理則同翻譯名義法盧風叱此乃大仙人名○元圻案唐書藝文志道家類釋氏元暉法苑珠林集一百卷元暉本名道世因庫全書總目釋家類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唐釋道世撰道世字元暉上都西明寺僧是書成於高宗總章元年朝散大夫蘭臺侍郎隴西李儼爲之序

韓文公

李陽冰科斗書李經後記

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

漫成詩

曰

讀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

識節義字此可爲學者之戒

元圻案漢書孔光傳衍光經術尤明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

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見王莽威權日盛憂懼不知所出而不能堅辭去位故曰不知進退張禹傳稱禹經學精習帝車駕至禹弟規問禹曰天變因用史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孱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故曰不識閉正唐書李德裕宗幼善屬文父善心爲字文化及所敬敬宗舞蹈求生又陰勸高宗將立武昭儀即袁弓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故曰不識忠孝柳宗元傳贊曰叔文沽沽小人竊天下柄宗元等獲節從之一儆而不復宜哉彼若不附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名卿才大夫惜哉故曰不識節義李衡字彥平號樂菴紹興二年進士歷官稅關修撰致仕居崑山其初成樂菴詩云老子平生百不足菴成那管食無肉終朝閉戶只讀書四面開窗都見竹可以見其人品矣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

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

此知隸書乃今眞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

歐陽公始

原注庚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千文云杜棻鍾繇王羲之傳尤善隸書

在漢書中金石錄跋尾十二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額青光祿大夫臣陳穀  
坊表題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二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額青光祿大夫臣陳穀  
隸書蓋今楷字也廣尉書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  
者程遷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以楷書爲隸至歐陽公集古錄  
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取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爲漢隸因覽此碑自題爲  
隸書故誌之以祛來者之惑 書跋曰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  
或云後漢時人隸書秦下邳人程邈所造也又曰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  
分之捷則八分似在隸書前而書苑曰蔡文姬言劉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  
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則八分似在隸書後未知孰是書斷又  
曰章草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作也草書者後  
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按張芝本以善章草得名則草書在行書之前無  
疑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著行簡三卷佩觿三卷東坡爲作小傳所謂恕  
先在焉呼之欲出者也 書錄解題藝術類書品七卷梁度支尚書庾肩吾  
撰六體論一卷唐昇州司馬張懷瓘撰古今法書苑十卷主客郎中陳繡周  
卷標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

何氏本作叟

定律呂聲音以正天

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關翕  
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

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

見觀物外篇下○集證按

皇極經世二注鍾氏過曰邵子經世聲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闢遇耦及別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倡之橫渠張子曰

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

口以兼五聲也

此張子全書  
理窟中語

夾深鄭氏曰聲爲經音爲

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

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

元圻案通志藝文略三  
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

溫撰切韻之學起於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  
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  
聲然有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云云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

註見  
上條

豈所謂學在四夷者

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爲三百八十四聲爲

二十圖夾漈

六書  
繫

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

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

或貫數音

原注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禮讚以入管  
弦爲善凡親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元圻

案晁氏讀書志曰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  
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數奉微唇音也端透足泥知徹澄娘齒音也曉

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尚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  
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者謂之類腐變也中  
因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爲文章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曰車全書總目類句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宋司馬光撰其檢例一  
卷則邵光祖所編光書以三十六字母科別清濁爲二十圖首獨韻次開合  
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多寡爲次故高爲獨韻千官爲開合韻之首 鄭夾  
際論華梵曰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逆適故梵有無窮之  
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歸  
鉢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首聞我音三菩提盡  
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  
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庸愚 鳩摩羅什天竺人見吾書藝術傳  
原注所引天竺國甚重文制云云皆本傳文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際六書略三謂五書有

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

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案如鄭康成注經謂某讀如某某之某孫炎始爲反

語闕按音書止爲譬況三句出顏氏家訓○何云攷古編謂周顒

始有翻切非也元圻案南齊書周彥倫傳汝南安城人入齊官中書郎兼著作文惠太子問彥倫菜食何物最勝答曰春



初早莊秋末晚松又文學陸厥傳永明末盛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周彥倫善識聲韻約導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不言其始為翻切也 書錄解題雜家類考古韻十卷續編十卷程大昌泰之撰上自詩書下及史傳世俗雜事有可考者皆筆之 四庫書著錄無續編○集證引顧氏炎武音學五書音論曰按反切之語自漢以上即已有之宋沈括謂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巨何不為蓋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鄭樵謂慢聲為二急聲為一慢聲為者為急聲為旃慢聲為者與急聲為諸慢聲為而已急聲為耳慢聲為之矣急聲為只是也愚嘗考之經傳蓋不止此如蒺藜為茨極虛為壺鞠窮為莠丁卓為鉦僻倪為陣奈何為那和同為降句渣為穀邦妻為鄒明葦為銘終葵為椎大祭為禘不律為筆蕪蕪為須子居為朱窗籠為聽蠅蚰為蠶卒便為情令丁為鈴鵲鵲為鳩猴蠹為座蔽膝為鞞側理為紙扶洪為誰狡現為癩以此推之反語不始於漢矣○案余兄靜軒曰勃鞞為披勃潔為海卑居為蟻蟻蚩為虹又鄭氏詩箋棘茅蒐染也茅蒐棘聲也韋氏國語注急疾呼茅蒐成棘也尤二聲合為一字之證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

案隋志不著錄唐藝文志小學類陸慈切韻五卷 慈蓋法言之名

後有

郭知元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

唐志五卷

今之廣韻

則本朝景德祥符

宋真宗七年甲辰改元景德十一年戊申改元大中祥符

重脩今人以

三書爲一或謂廣韻爲唐韻非也

集證引魏氏言曰切韻隋陸法言撰本劉臻

顏之推魏徵盧思道李若諸該字德源薛道衡八人同撰集唐長孫訥言箋註郭知元拾遺諸正更以朱箋三百字是十人今云九人者長孫訥言俱箋注而去增加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小學類廣韻五卷隋陸法言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請法言共爲撰集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唐朝轉有增加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今四庫全書校本按陸法言本名切韻孫愐修之爲唐韻陳彭年等修之爲廣韻雖相因而作實各自成書

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

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

附按曾親見吳彩鸞所書唐韻次第較鶴山亦不合

今平

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

自眞字而來愚考徐景安樂書凡宮爲上平商爲

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

下矣

案魏鶴山作吳彩鸞唐韻後序曰是書號唐韻與今世所謂韻略皆後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敘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反濁滿口聲自

此至三十四乏皆然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聞其聲音之道區分方隱然見於述作之表也今之爲韻

者既不載聲調之清濁而平聲細分上下自以一先二仙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從眞字而來學者由之不知而隨聲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  
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隱沈約之謚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然

後魏江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絳徵羽各爲一篇見魏書本傳則韻分爲五始於

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

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

昂非思力所學見南齊書文學陸厥傳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

術漸密何云米元章云以下當自爲一條○元圻案隋書經籍志上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呂靜撰宋詩

說東齊記事曰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叔然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畧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

唐韻諸書遂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咸繪修貢舉取字林韻集韻  
畧字統及三格兩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  
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略頒行初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  
單聲與重聲字不釋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  
別定其韻字者凡三十處詩合附近通用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  
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 曆書藝文志案類徐景安歷代案儀三十卷今  
四庫書不著錄

# 潛虛以黃爲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

原注古文韻或字碧

落文○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集韻十卷舊本題宋丁度等奉敕  
撰考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序稱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  
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爲之屬治  
平四年余得旨繼纂其疏書成上之嘗因討究之暇科別清濁爲二十四圖云  
云則此書成於司馬光之手非蓋出丁度等也 書錄解題小學類前漢古  
字韻編五卷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又  
景祐集韻十卷直史館宋祁鄭戩等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  
文說文所無則引他書爲解又備家類潛虛一卷司馬光撰言萬物皆祖於  
虛元以準易虛以準元 潛虛曰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  
通以五十五行叶序印而騰之宿躔從度印則爲黃類則爲陸印得五宮類  
得十數釋音黃古文天字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

原注見孟子

歸字有齊歸

原注見左傳

其遺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

為姓古有勇士賁育謬矣

閻按賁氏為姓者音肥全云漢有賁赫○元圻案又有淮南賁生師古

曰賁音肥見前書儒林傳

寰宇記充國故城在閩中西南九十四里蓋以國為姓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三

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

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

閻按宋藝文志顏真卿韻海鏡源亦

僅十六卷鏡為鑑避翼祖徽名○元圻案唐書顏真卿傳元載以為誹謗由檢校刑部尚書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又文藝蕭穎士傳子存能文辭歷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

之公說文

入部

云自營為厶

厶部

背厶為公

元圻案錢氏大昕曰古音營如

環

宋元憲寶翫佩觿

全云郭忠恕作

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

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元折

秦欽賜公歸田錄二宋丞相庠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 邵博聞見後錄二十七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複置行篋中 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一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李肇于介甫平甫歸飲詩註云晁景迂晚年嘗語人云日課識十五字景迂博學多識未見其比晚年衰病尙勤如此可以爲法也 書錄解題小學類佩觿三卷國子周易博士洛陽郭忠恕想先撰觿者所以解結也

夾際通志六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爲字之母然母能

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爲母者二百十類

元圻案下文云且如說文

有句類生拘生鈎有鹵類生臬生臬有半類生胖生叛有美類生僕生僕據拘當入手類鈎當入金類則句爲虛設臬當入木類臬當入米類則鹵爲虛設胖當入肉類叛當入反類則半爲虛設僕當入人類僕當入巨類則突爲虛設蓋句也鹵也半也美也皆子也子不能生是爲虛設此臣所以去其二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嬰劉龔因之

因之問本  
作及因

皆字書所無

原注梁四公記亦然○元圻案三國志吳孫休傳注吳  
錄載休詔曰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董董音如胡

水滸演之滸字商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董董音如兜饒之饒字彛音  
如元發首之發次子名鉅音如草莽之莽字显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亮  
亮音如衰衣下質大之衰字發發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部不與世所用者  
同故抄舊文會合作之 五代史南漢世家劉龔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  
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龔書減劉  
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龔字音礙以名焉 唐書藝文志  
龔傳記類虛說四公記一卷一作梁載言 太平廣記梁四公記云梁天監  
中有蜀闕顯杰楚韜仇臂四公謂武帝帝見之甚悅 通鑑唐紀則天皇后  
天授元年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胡三省註照爲嬰天  
爲丙地爲坐日爲○月爲田星爲○君爲虐臣爲惡人爲巫載爲廡年爲率  
正爲市 裴松之孫休傳注曰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遠明詰於前修垂  
唾駭於後代不亦異乎 通志六書略五武后造字圖代國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爲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

歷博學爲三蒼并訓纂爲四篇

闕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  
爲定蓋趙高所作爰歷篇胡

母敬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滂喜  
賈勗作集證玉海四十四元魏江式曰李斯篆大篆為小篆滂蒼頡九章  
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母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為上卷至哀帝元  
壽中揚子雲作訓纂為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叔郎接記滂喜為下卷故稱為  
三蒼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六藝經緯類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  
頡篇漢楊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勗作滂喜篇故曰三蒼玉海所引江  
式語魏書北史本傳不載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引梁庚元威論書云云正與  
此文同張懷瓘書斷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  
漢興閭里書私合之總謂蒼頡篇斷六十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  
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  
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班固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勗又  
撰異字取固所續而廣之為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沫字以為篇目故曰滂喜  
篇言滂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

急就篇

第五

沐浴揃滅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滅可以

休老亦作揃滅

元圻案顏師古急就篇註揃滅謂髻髮也蓋去其不齊整者寡合同者言其妍髻少對偶也厚齋

急就篇補註曰莊子外物篇皆滅可以休老昔子斯反音咨亦作揃三蒼云揃猶揃也滅亦作滅說文字林云此也厚齋補註本陸德明莊子釋文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



原注夜

如何其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

原注攻魂集○元圻案樓大防

序云叔祖字元應於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木方久切凡書之不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

原注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

○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蒙求集注二卷晉李瀚撰瀚始末未詳  
考李匡又資暇集稱宗人瀚作蒙求則亦李劬之族又五代史桑維翰傳稱  
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晉尚祖以爲浮薄嘗卽其人也其注不  
著撰人名氏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補註蒙求徐子光撰晁氏讀書志曰  
李翰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比爲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意以名  
其書蓋以教學童云書錄解題類書類本朝蒙求三卷范鎮撰十七史蒙  
求一卷題王先生不著名氏或云王令也案此二書蓋卽攻魂所云近世之  
續蒙求也○集證按蒙求共七十五章章八句末一章四句前四十二章以  
平上去平入相間後三十三章以平上去入相間

經說

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

原注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以禮樂詩

書易春秋爲六藝始見於太史公滑稽列傳

原注孔子曰六

藝於治一也。案下云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或云七經原注後漢趙典

秦法謂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全云七經者蓋或云六經六緯為

十二經原注莊子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原注而史或云九

經原注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樂經既亡而有

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全云景帝已以胡毋子都為春秋公

博士在武帝建元五年邵子皇初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

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出於漢而樂獨亡。元圻案莊子天道

往引焉往見而老聃不許於是緝十二經以說老聃陸氏釋文十二經者六

經加六緯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翼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南

史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數

年通五經五緯十經名冠同門稱為顏子後漢書趙典傳典字仲經

郡成都人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注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

書靡不貫綜三國志蜀秦宓傳宓與王商書曰蜀本無學士文翁造相如

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唐書儒學傳谷那律魏州昌樂

人淹祿羣書禮道良當稱爲九經庫 謂子體物內篇四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注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

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

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

而備而易爲之原白虎通五經云有五常之道故曰

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

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元圻案白虎通五經篇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

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問按今本作五此云一於事則合於文則改何云非改

也今所見者誤本耳。案翟酺傳初酺之爲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意懷注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遷庠序之事酺之

此言未知何代詩也  
時本已誤

為五經 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

闕按此出  
楚元王傳

韓嬰

皆以詩爲博士

原注所謂  
魯詩韓詩

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

已景帝以轅固生

闕本成  
生字

爲博士

原注所  
謂齊詩

而餘經未立

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

見武  
帝紀

儒林傳贊曰

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

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

今并詩爲五也

闕按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  
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能專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  
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歆臆立於學官爲置博士

非坡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全云撤儒林傳則張生歐陽生並受業  
於伏生而張生爲博士歐陽生未得爲博士也歐陽生之曾孫高始爲博士

夏侯氏則出張生者元圻案漢書藝文志易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  
人書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歐陽說義二篇不著其名案儒林傳歐陽生字和

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高孫  
地餘長寶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又志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詒孝直世后為周藏德誠節度普皆其弟子儒林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郡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亦通詩禮又曰蒼說禮數萬言漢口后氏詩臺記又志曰春秋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儒林傳韓同齊人也目治詩孝景時為博士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全云正始石經不出

邯鄲淳之筆詳見衛恒筆勢致又云晉史則云稽康所書晉裴頠唐開成中唐元度後

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

書原注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盡唐之澤深矣集證玉海四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及史記列傳宣示館殿六月

內出御書周易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刻石頌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于大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元圻案後漢書蔡邕傳邕自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即張馴矜說太史公聖廟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註引洛陽紀碑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實五經晉書衛恒傳恒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精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魏書江式傳式上表言魏初邯鄲淳特善

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閎理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晉書裴

頌傳頌字逸民博學稽古時天下暫寧頌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國朝萬斯

同季瑩石經考云觀漢世石經初始於熹平四年乙卯告成於光和六年癸

亥賈逵九年之久則當斐公時昏主尸位海內大亂其事之未成可知矣照

案裴頌傳奏刻石寫經在揚駿既誅之後駿之誅在永平元年辛亥頌之被

害在永康元年己未相距九年內憂外患迄無寧歲爲而未成爲得其實

舊唐書文宗本紀開成二年冬十月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

百六十卷時上好文原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邕刊碑立于太學初立

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覆校字體宋范成

大石經始末記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于

學宮而或又云母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劍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

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獻又刻孟子書參焉孝經

論語爾雅廣政及蜀後主僞法甲辰歲張德劍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

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詳

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爲蜀人所書 葛氏斯同石經考載朱史趙克

繼傳克繼秦王廷美曾孫善楷書尤工篆隸仁宗時詔與朝臣分錄石經謝

悅傳悅字不疑丹陽人舉進士爲上元主簿會國子監立石經以悅善隸召

爲直講宜和書譚章友直傳友直字伯益閩人工玉著篆法嘉祐中與楊南

仲篆石刻于國子監時人稱之宋史藝文志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按宋代

石經不大彰於世或疑其未必成書何當時稱述者寥寥耶 歐陽集古錄

韓城鼎銘載楊南仲曰馮掖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于石樂安公以南仲

職典書學命釋其字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添章楊南

臣學經聞注卷八

仲議見氏讀書志云後蜀石經凡孟氏未叛唐時所刻於唐諱闕盡備位以後則不闕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詛文

按文粹七十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

代宗四年改元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

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

於壁非鏡石也闕按今閩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具在而渡後按場中無榻本故厚齋未之見耳全云深寧

特謂張參作書時乃刊壁非鏡石耳蓋以正儒學傳序之謬非不見陝本也又云宋時石經貴蜀本而陝本故學宮及儲藏家皆蜀本不特南渡後推

場無陝本也又云成石經有論語無孟子陝本在金時嘗補之但整完其殘闕非竟失數經而補之也陝本原無孟子近日曲沃賈撫軍始補之又云

蜀本今難得子僅見毛詩殘闕一本舊史文宗紀云開成二年

繼序按賈撫軍名漢復康熙七年事

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

十卷

案舊唐書鄭覃傳覃故相珣瑜之子長於經學稽古守正累遷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開成初奏起居郎周岷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

史張次宗禮部員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

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

字體官唐元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

字爲準藝文志

唐書

參有五經文字三卷元度有九

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元度非參也

元圻

案書錄解題總集類唐文粹一百卷兩浙轉運使合肥姚鉉贊臣撰鉉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三人又正史類唐書二百卷五代晉宰相涿郡劉昫等撰又典故類唐會要一百卷司空平章事晉陽王溥齊物撰又經解類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唐元度九經字樣序表曰大歷中司業張參撰泉字之謬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臣今參詳頗有餘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司補冗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十六部四百二十一文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

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

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



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

書

見太平御覽  
五百六十

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

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

闕按嘗  
持論此

舉未行秦漢後遂不獲見六經全文為終古之恨頗為世人所怪 昭襄王  
葬薛陽括地志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不韋冢皇覽云在河南洛陽北切  
道西大冢是魏地形志云在陽翟縣恐非○元圻案史記索隱曰皇覽書名  
也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縵等所撰  
漢書霍光傳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列故曰  
題湊 劉更生諫成帝起昌陵疏曰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壘多  
其壘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然則昭王冢在西漢時已遭發掘矣何因  
明帝時尚有此論皇覽之言似非實錄問氏所引皇覽語見史記裴駟集解  
莊子外物條以詩禮發冢大儒虛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  
裙襦口中有珠郭象註曰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  
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

識其真偽當攷所出

元圻案歐陽公筆說曰學書當自成一家其  
模倣他人謂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

見然後識其真偽全實見著之未博者 此條似不當入經說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此卽象山六經注  
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功不但尋行數

墨也

元所案林艾軒與楊龜山之語次山書曰古人之所言皆求之日用  
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須見得日用處注腳自可曉 陸象山語  
錄曰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或問先生何不著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虞溥鴈學

閩按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  
語以獎訓之鴈學當名曰學語

曰聖人之道淡而

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

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

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

不慮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

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

任字  
語見

太平御覽 六百十三 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 方模山云

此學而時習之一章義疏○元圻案晉書虞溥傳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除都慶內史大將軍庠廣招學徒乃作誥以獎訓之云云又曰積一勺以

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

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

遠而不至耶 隋書經籍志道家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昉撰 金

樓子戒子曰任昉每獻忠言輒手懷草自在禁省編書不封何其美乎

文中子 王道 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

一陸魯望 復友生論 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 文粹載此書無禮字

詩易為經書春秋實史耳 原注禹臯陶之庶歌五子之歌皆於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

矣○元圻案唐書隱逸傳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居松江甫里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後以高士召不至 唐文粹載其復友生論文書日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注 元圻案陸農師佃和孫勉教授詩仲舒玉杯足瑕類中散珠船不光彩自註云中散謂王微之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

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

此條所引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九

南齊沈麟士

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

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

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中箱中後魏

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

開按後魏書無裴漢當作後周

其勤與編蒲緝

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

字學小書

開按考之冊府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本文選亦見王明清揮塵錄

後唐詔儒臣

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

令孔維邢昺讎定頒布

元折案後漢書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

篇漢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

南齊書高逸傳沈麟士字雲祇吳興武康人也好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

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思之所致也  
書文學傳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  
自課日五十紙終數不登則不休息 晉書洪苞於子自較管抱朴子者姓  
孫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乃負笈徒步行借就  
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常乏紙屢所寫反覆有字 金樓子聚書篇衆得細  
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  
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時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  
中書極精細 周書裴寬傳寬弟漢字仲賈聰敏好學借人異書必躬自錄  
本至於彥疾漸年亦未嘗釋卷 宋史田敏傳敏鄉平人後唐天成中奉詔  
與馬縞等同校九經 南史衡陽王傳蕭鈞字宣禮高帝第十一子嘗手寫  
五經置巾箱中寶珍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答曰巾箱中有  
五經檢閱便且更手寫永不忘諸王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 唐書柳仲  
郢傳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鈔又  
類所鈔凡三十篇號柳氏自簡 宋子曰今人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  
本多耳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彼時書翁難得

春秋正義云傅咸爲七經詩王羲之寫

宋昭二十六年左傳咸

本咸或作滅王肅云咸皆也傅咸爲七經詩其左傳詩有此句王羲之寫亦作咸杜本當然

今按藝文類聚初

學記載傅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

四言而闕其一

集韻初學記文學部載傳成周易詩曰中以自失

人勿用君子道長毛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其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猷是禔率修厥德令終有攸勉尚彥思我言維服咨言孔甘其何能淑  
護人罔極有視而目周官曰惟工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而充臻其極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成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命左傳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損其名死而利國以為己榮後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為利陷古之遺直威黜不端勿使能植孝經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致惡人孝無終始不難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以孝事君不離名進思盡忠不義則爭匡救其惡與害不生孝梯之至適於神明論語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為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元圻案明楊升菴曰此乃集句之始。晉書傅咸傳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好屬文論頴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官司諫校尉諡曰貞

鄭康成註二禮

問按二禮亦謂周禮禮記

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

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  
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

六篇

集證隋經籍志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授本文又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七緯二

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合爲八十一篇後漢張衡傳河洛大寧篇錄已定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易緯凡六

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

緯

何云凡五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

凡三

推度災沴歷樞含神務禮緯

何云凡三

含文嘉稽命徵

斗威儀樂緯

何云凡三

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

何云凡二

援神契鈎命決春秋緯

何云凡十三

演孔圖元命包文耀

鈎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蓂

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以上七緯見後漢書方術樊英傳注

又有

尙書中候論語識在七緯之外

集證太平御覽總目內又有書緯帝驗期禮緯命禮春

秋緯命歷序孝緯緯左方契成摺拒等皆七緯所無

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

哀平

張衡謂國祚成於哀平之際

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爲內學隋

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

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

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何云魏書孝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戊寅

詔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臣論至隋而江左

之緯書皆盡全云先乎魏孝文者有秦苻堅○元所案漢書李尋傳尋字

子長平陵人治尙書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曲陽侯王根厚遇尋

通說根曰君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

六緯爲術顯士云云注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後漢書張衡傳初光

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孟桓譚傳譚言議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

無法賈書經籍志宋大明中始禁圖讖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帝即位

乃發使收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自是無復其學四庫全書於



故不能託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漸雜以術數之言既不知作者爲誰因附會以神其說迫彌傳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辭遂與誠合類講之內學河洛之書謂之靈篇胡應麟亦謂緯緯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則緯與識別前人固已分析之後人連類而談非其實也 歐陽公請刪正義中識緯劉子曰唐太宗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譏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辭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持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云云 呂氏雜記下云時執政者不甚主張之事竟不行

朱文公

語類

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

下愚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

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

閻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余謂左氏疏

詳亦畧。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易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書孔安國之傳齊建武中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鄉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司馬文正

論風俗

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

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

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

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

高閣

方樸山云皇甫持正云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揚芳高談樓

契讀書未知何度下視伏鄭司馬公語意本此

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

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

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

等之病

何云溫公以記誦言朱子以爲學言全云何氏蓋游於元人道學僑林之陋溫公豈徒記誦者○元圻案游定夫與友人帖

曰不能博學詳說而遠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遠欲開性與天道猶之欲立數何之猶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緒分緒分而微溫暖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日孝

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

原注見援神契是

以聖人爲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

矣何云空詞人乃有此言 集證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二引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禁折魯子抱河洛事北尚孔子籍經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云云 元圻案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博通羣籍著宋書百卷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

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

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元六藝論云自

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以上諸說俱見春秋序正義皆

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案正義曰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

王先儒蓋因此而謬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天地云元聖素王之

道祥符中諡孔子爲元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方

山云康成未見家語

自漢儒至於慶歷間宋仁宗十九年辛巳改元慶歷談經者守訓故而不

鑿七經小傳出

何云劉原父作

而稍尙新奇矣至三經義行

視漢儒之學若土梗

集悉吳氏讀書志七經小傳三卷劉敞原撰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

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歷前學者尚文章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徽始興諸儒之說後王安石等經義蓋本于微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後然亦自稱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

義也元豐間

宋仁宗十一年戊午改元元豐

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

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衍之

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

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

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

前人所及然排繫解

閻按謂歐陽公承叔

毀周禮

按謂歐陽承叔

疑孟

子

按謂李觀詞馬光方棧山云甚有鄭友之藝圖折衷全云又有異說之○案實初始於王充之刺孟

譏書之肩征

顧命

按謂

黜詩之序

按謂是說之全云又有鄭

不難於議經况傳注

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

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前一

夕進案孫游潤南集按實錄元祐五年二月遷英殿閣講畢無遺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哲宗又嘗中命之講義果始農師矣方棨山云農師自是學者雖爲王氏學而遠勝程門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

以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

存亡爲姦言以罔上

全云時袁正肅公嘗言其鄉家老當歸政于是小人有講進退存亡之說而巧滑之者

○元圻案真西山集有得聖語中省狀曰某奏昨來權臣皆是欺罔陛下是時講筵官亦爲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官講易極爲姦言云云臣是時不能平欲聞之又恐紛爭於陛下之前有傷事體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

案史記六國表

序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川事上帝儻端見矣

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

亡 何云秦晉魯頌孔子存之于經安得謂詩書由此而亡哉魯頌猶可曰孔子魯臣不容不存若秦則何所回互是未可輕於立論 全云存於經者正以見詩書之由此而亡

法言

竇

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男忠錫孫

孝潘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九

餘姚翁元圻載

天道

三五歷紀

案唐書藝文志雜史類徐整三五歷紀二卷

天去地九萬里

見藝文類聚一

淮南

子天文訓

以爲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

周天上今本有故字

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

本文有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句

不宜滿引

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

五百里

後漢書王符傳注引洛書甄曜度無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十二字

孝經援神契周

天七衡六閒相去萬九千里

太平御覽無單字

八百三十三

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

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

據周禮疑脫一百字

里

見太平御覽

麟算經七德周而六開以常六月節六月爲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君  
舜注節六月者從冬至至夏至日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爲半歲六月節  
者謂中氣也不盡其日也又曰是故一衡之開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  
里之一卽爲百步君卿注此數夏至冬至相去十一萬九千里以六開除之  
得矣法與餘分皆半之又曰春分秋分日在中衡春分以往日益北五萬九  
千五百里而夏至秋分以往日益南五萬九千五百里而冬至周麟音義七  
衡者七規也謂規爲衡者取其衡運則生規  
規者正圓之謂也六開兩衡相去之開也關令內傳天地南午

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  
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天有五億

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爲脈

見太平御覽二論衡說日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

里天去地六萬餘里靈憲後漢張衡撰自地至天一億萬

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

差一寸後漢天文志法引張衡靈憲曰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



則池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景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與此文不同王氏所引蓋據太平御覽

周髀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上二萬里周禮疏按考靈曜從上臨下八萬

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

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

周髀注天不足西北是地不滿東南是地

戶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一千

今本周禮疏作三千周髀注引括地象亦云三千

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

周髀注引作二億二萬三千五百里

廣雅

天釋天圓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

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

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

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

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

以上皆周禮大司徒職正義所引之文 廣雅天園作天園闕又案天園闕至天高等一段言天度也東方七宿以下言宿度也天度云當作宿度云王氏引正義而朱正其誤 月令正義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

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

何云句讀未詳 程易田

云某分里之某句讀甚明白而幾門云句讀未詳蓋不知古人紀數命分之句 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

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

極謂之四表

周禮曰欲知北極極璿周四極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遊所極冬至夜半時北遊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遊所極

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

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

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安定胡先生

周易口授

云南極入

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依杵

此天形也

晉書天文志上吳時中常侍王蕃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

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覆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一晝一

夜之閒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

一息之閒天行八十餘里人之晝一夜有一萬

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

里

安定之說周易義海撮要未子語錄釋天行健取之元史伯璿論天地云胡氏云一息天行八十里則萬三千六百息當有一百八萬八千

里今但云天行九十餘萬里豈一時計  
算之未審耶抑後人傳寫之有誤耶

致堂胡氏

說見

謂天雖對

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爲

何云問校地  
下無爲字

有方所可

議之比也

元圻案隋書經籍志雜傳類關令內傳一卷庾谷先生撰  
晉書天文志上周禮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庾犧氏立周天

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禮 四庫全書總目天文  
算法類周髀算經二卷晉義一卷案隋志天文類首列周髀一卷趙嬰注又  
一卷甄鸞重述是書內稱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蓋髀者股也  
於周地立八尺之表以爲股其影爲勾故曰周髀其首章周公與商高問答  
實勾股之鼻祖舊本題云漢趙君卿注其自叙稱爽蓋即君卿之名然則隋  
志之趙嬰殆即趙爽之訛歟又小學類廣雅十卷魏張揖撰揖字稚讓清河  
人太和中官博士共書因爾雅舊目博採漢儒箋註及三蒼說文諸書以增  
廣之於揚雄方言亦備載無遺隋秘書學士曹憲爲之書釋避煬帝諱改名  
博雅故至今二名並稱實一書也 宋王偁東都事略胡瑗字翼之秦州如  
臯人以布衣論樂拜校書郎嘉祐中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以太常博士  
致仕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

見周

禮大司  
徒疏

尸子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

原注爾雅注牽牛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元圻案尸子說見太平御覽三十七郭璞注見釋天邵氏正義曰左傳疏引孫炎云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郭註本孫炎逸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會于十有二辰終而復始是謂日月權輿漢書律歷志云斗綱之端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

楊倞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

其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

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元圻案楊倞注見荀子不苟篇張湛注見列子天瑞篇

陳振孫曰楊倞唐大理評事張湛字處度晉光祿勳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

案葛洪釋譚天

亦引此三句

又曰地太虛之中大氣舉之

皆見晉書天文志上

道書謂

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

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爲

風輪所爲大氣舉之也澤爲水輪所謂浮天載地

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

稚川

名洪

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

也

案抱朴子去地四千里風力猛壯有剛風世界

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虛無窮

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

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

元圻案魏鶴山誦友

雅言黃帝書云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又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運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云地乘氣載水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二程與康節論及六合之外以爲惟闕之周茂叔者恐是此文苑英華八百六十四頌况廣陵白沙大雲寺碑曰地輪依水水輪依火火輪依風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佛體也變佛體爲金色界地輪是也金色界中有香水海水輪是也香水海水中復有光明藏火輪是也復有寶林香花滿漫周遍佛土風輪是也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抱朴子內外篇八卷晉葛洪撰抱朴子者洪所自號因以名書內篇論神仙吐納符籙尅治之術外篇則論時政得失人事祿否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  
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  
轉一日一夜而於四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極四  
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  
中義宗之說本此元圻案周髀注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則百物阜安草木蕃庶故曰四和

白虎通

日月篇

曰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歷曰大星徑百里

中星五十小星三十

見太平御覽七

晉魯勝正天論謂以冬

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按日月裁徑百里

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

元圻案晉書隱逸傳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著

正天論云云

徐整長歷曰日月徑千里周圓二千里下於天七千里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

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爲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

漢志

全云司馬彪作

斗二十六

原注四分退二〇案後漢書作四分退二

晉志斗二十六

原注分四

皆有餘分唐一行

大衍歷

謂太初歷今赤道星

度其遺法也續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

云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

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

見後漢書律歷志

而沈存中

全云長興沈括

〇夢溪筆談

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爲法唯黃道度

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

同

同闕本

蔡伯靜

名淵西山先生長子朱子門人

亦謂歷家欲求日月交



會故以赤道爲起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

以是歟

原注淮南子天文訓箕十一四分一與漢晉志不同○元折案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

二十八箕十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

九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酉八十度

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本不載

四分度之一故正義亦不載後漢律歷志斗二十四牛七女十一虛十危

十六室十八躔十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昂十二畢

十六觜三參八西方八十三度井三十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

十八南方百九度角十三五十九氏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東方七十七

度右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與前志不同晉書律歷志從後志沈括

夢溪筆談七歷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指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衰秒

謂之斗分故歲次從步從戌戌者斗魁所抵也宋章俊卿山堂考索曰古

人所以注意於斗分之疏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斗以紀

一歲之星辰一陽生於此萬物萌於此律歷起於此也唐書歷志僧一行

日度議曰四分法躔疎立替儀下刻漏以稽瞬朔分至躔離弦望其赤道

史公等觀二十八宿疎密立替儀下刻漏以稽瞬朔分至躔離弦望其赤道

道法後世無以非之故維侯清臺太初授密劉向總六歷別是非作五紀

論後漢律歷志賈逵論云其斗牽牛與鬼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

半行東壁奎與軫角亢赤道十度黃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

之日御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其直東井與鬼出赤道北五度

赤道者爲中天去極俱九十度非日月同道而日搖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周髀算經月度疾日度遲日月相逐於二十九日三十日間日行天七十二周月行天千一十六周及合于建星。山堂考索曰赤道天度也黃道日度也東漢以前黃道赤道之度混而爲一班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爲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差少范志一行之所紀者是也。書錄解題正史類後漢志三十卷晉祕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劉令平原劉昭宣卿補注蕭宗本書未嘗有志劉昭所註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爲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乾興初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亡補闕而不著其爲彪書也。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

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德宗五年改元興元元年甲子

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

肇國史補案今本國史補三卷中無此條裴冑問董生云正觀貞觀作正觀遵宋諱

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

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初武帝三十七年改元太初元年丁丑冬

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歷甲申崇天歷冬至日在

斗五度入十四分每入十五年退一度

原注每年不及者一分

不見

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古歷冬至日在

建星卽今斗星

見後漢律歷志

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何

承天

上新歷法表

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歷冬至

日在牽牛初四分景初歷在斗二十一祖冲之

謂後漢

疏云漢初用秦歷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歷日在

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晉姜岌以月蝕

案宋書志南齊

書祖冲之傳月蝕下俱有檢日二字當補入

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

以蝕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

差二度

以上見宋書歷志下

沈存中云顯帝歷冬至日宿斗初

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

元所案前漢律

歷志注智灼曰賈逵論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歷皆在  
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太初歷四分法在斗二十六度史官舊法冬夏至常不  
及太初歷五度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與行季候法天度相應 夢溪筆談  
七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說但春爲寅卯辰夏  
爲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蓋古人未有歲差之法  
類帝歷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建寅今則正月建丑矣又  
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移  
也 山堂考索曰歲差之說有以四十五年差一度者宋之大明歷是也有  
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者梁虞廟歷是也有以百八十二年差一度者梁祖  
沖之大同歷是也有以八十四年差一度者唐開元之大衍歷是也虞喜謂  
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廟說元歷以七十八  
年差一度最爲密率 朱子語類曰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週天必差過一  
度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天只管差過故歷法亦只管差堯時昏  
且星中于午月令差于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二古時  
冬至日在牽牛今卻在斗 明王可大象碑新篇曰漢自鄧平改歷之後洛  
下闕謂八十年後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歷已差五度  
而闕未究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  
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以百年退一度  
而不及至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不甚密至唐僧一  
行乃以大衍歷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歷家皆宗其法然猶

未也至元朝郭守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差差始為精密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唐國史補三卷唐李肇撰其官尚書左司郎中時所作也歐陽修作歸田錄自稱以是書為式晁氏讀書後志兵類武經總要同十卷曾公亮丁度撰景德中朝廷恐華師味古今之學命公亮采古兵法及本朝計謀方略凡五年奏御制度五卷邊防五卷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宋書何承天傳承天官廷尉攷定元嘉歷南齊書祖沖之傳字文遠范陽蘭人也宋元嘉中川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為密普之以為尚疎乃更造新法水明中遷長水校尉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

為法劉智謂黃帝為蓋天顛項造渾儀見隋書春秋

文曜鈞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見晉書而本朝韓顯

符渾儀法要序以為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元折案

術何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算術著衆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

曰蓋器測影而造渾儀量天而作渾天覆觀云云晉書天文志蔡邕謂周

牌者即蓋天之說也周髀家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

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又曰順帝時張

衡制渾象至吳王蕃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者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

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核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  
 謂之南極北極 開元占經劉智論天曰或問云類項遠渾儀黃帝為蓋  
 天蓋天以天象鏡極在其中日月以遠近為晦明渾儀以天象地地載以氣  
 天以週轉而日月出入以為晦明二說其誰得之劉智曰昔者聖王治歷明  
 時作圖蓋以圖刻宿極在於中回之以見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回右行故圖規之以為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  
 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為道於夏也則以赤為道於秋也則以白為道於冬也  
 則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  
 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亦以極為中而未規為赤遊周環去極  
 九十一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去極遠近不同故復畫為黃道夏至去極近  
 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裏以定星宿之進退為術乃密  
 宋書天文志徐爰曰王莽云渾儀象和氏之舊器 晉書劉寔傳寔弟智  
 字子房以儒行稱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頴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  
 唐書藝文志劉智正歷四卷薛夏訓 夢溪筆談七司天監銅渾儀景德  
 中歷官韓顯符所造 玉海四至道中韓顯符上渾儀法要十卷序伏羲立  
 渾儀云云

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闕苞授規日月星辰之

象 案宋羅泌路史引此文曰 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 隋志云爾 闕

苞似是人名字當攷 全云河圖闕苞恐是緯書名曰故曰受深 寧疑為姓名者非 集證按劉恕通鑑外

紀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臾區占星闕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闕苞與鬼臾區等並稱五官其爲人名氏可知或曰闕苞受河圖爲名見文選石正容與孫皓書注志蓋誤闕爲闕也○元圻案孫子荆爲石苞與孫皓書注引河圖闕苞受曰帝怒苗裔出應期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

原注此語蓋出於方氏禮記解

觀象賦後魏張淵撰

原注見後魏書

初學記一云宋張鏡非也

方悅山云唐人避諱耳○元圻案魏書藝術傳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勝內外星分者觀象賦其辭載本傳賦叙畧曰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闕闕晨鼓而蕭瑟流火夕曠以抽頰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遂援管而爲賦 北史藝術傳作張深文選謝莊月賦注引之作張泉蓋皆避唐高祖諱

大象賦唐志

藝文志天文家

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

風之父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

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咸星

贊旁覽不及隋書時君能致之

之闕木作諸

蘭臺

薛果蘭臺上有芸閣

二坐臥渾儀之下其所論著何止此耶愚觀賦之

末曰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恥附耳以求

達方卷舌以幽居則爲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

祖時棄官爲道士時未有隋志非旁覽不及也張

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

見唐文粹四

後人因以此賦附

之非也

元析案李播大繫賦曰卷舌列天議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高望氣天議備卷舌安其寂然附耳聆其諛諛又曰長垣崇

司城之備少微彰處士之懿又曰虎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

史記天官書延瀟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索隱宋均云隋謂垂下也天官書

又曰畢爲子車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謔亂臣在側

晉書天文志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主卿相舉逸才卷舌一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佞

譏也曲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唐書方伎傳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

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以論撰自見蕭山王宗炎曰卷舌列天議之表

是臆賦列星其末云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參樞府之樂肆掌貫索

之刑書恥附耳之求達方卷舌以幽居且福屏而絕馳奈臨河而羨魚則其



自敘生平蓋嘗官協律及典獄之職者 薛士龍季宣書大象賦後文見漢語集二十七原文似多脫誤

步天歌唐志

藝文志  
天文家

謂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天右拾

遺內供奉王希明撰喬令來注二十八舍歌三垣

頌五行吟總爲一卷鄭漁仲曰隋有丹元子隱者

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

王希明纂漢晉志釋之然則王希明丹元子蓋三

人也

元圻案鄭樵六經奧論天文總辨曰步天歌唐書以爲王希明作而實非也隋有丹元子隱士之流也作其歌沒其名至唐王希明則引

漢晉二志以釋之是書一出漢晉二志號爲精天文者皆未足以盡天文何也蓋古今天文志徒有星形而遠近未得其信如步天歌則句中有圖言其見象不知休祥而深知休祥者 讀書志曰或云王希明自號丹元子書錄解題載津斯歌一卷青蘿山布衣王希明撰不知何人又似未嘗官拾遺郎

奉

沈約宋志五星聚者有三周將伐殷聚房齊桓將霸

聚箕漢高入秦聚東井周漢以王齊以霸

見天志

襄陵

許氏

名翰字松老

謂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

鹿崩晉文之祥也桓將興而天文墮文欲作而地

理決王道之革也

全云果爾則天固不以爲祥也○元坵案許氏之說已本中春秋集解取之注已見卷六第十

七頁

後漢永建初

永建順帝初元

李邵上書曰趙有尹史見月生齒

齧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爲何

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如史所言

原注

天文志注  
李氏家書

按太史公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尹臯

又謂臯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尹史卽尹臯

閩本

賤下  
尹字

也其占驗僅見於此趙世家不載

何云五條以抄本補○元坵案史記

趙世家無公子牙攷世家武靈王立五國相王趙獨否合國人謂已曰君  
十七年立王子何以爲王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  
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今稱趙君其卽武靈歟然則公子牙或卽  
公子章之誤也 後漢書天文志注古今注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  
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郃上書諫云云案袁宏後  
漢紀順帝永建元年正月司徒李郃以疾疲策罷不得有上書事蓋家書傳  
會之說 後漢書方術傳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通五經善河洛風星  
元初四年代袁宏爲司空北鄉侯立復爲司徒郃子固已見前傳 郃果有  
上書事本傳亦不容不載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

案天官書集解徐廣曰甘石名德也本是魯人正義曰七錄云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

石中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

太史公

天官書

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

卷

又曰在太戊巫咸又王

家孔安國云巫氏也

覆

馬融謂殷之巫也

案證陸氏釋文馬融

云巫男巫名成殷之巫也

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爲

大臣以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

俱咸又序正義文

後漢天

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為正

原注史記正義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

廟上有巫咸巫賢冢併議之以廣異聞郭璞漢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為帝

堯之醫此又一巫咸也全云周以前巫官非細職蓋重黎之流胤以後始

賤之集證郭璞賦載藝文類聚地部隋志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

卷巫咸五星占一卷日知錄據尚書及北傳則巫咸之為商賢相明矣而

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所謂殷

商巫咸是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咸作筮是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

巫咸福曰來楚詞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精而委之史記所云巫咸

之與自此始索隱曰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次成使穰桑穀之

祥故云然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為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不

顯大神巫咸是也

莊子大宗師言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有

云傳說奉中閭之祠案李播大象賦天江為太陰之主傳說奉中閭之祠注云傳說

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今本云苗為注說為商

良相豈為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

明者也何云詞傳說可對奉姜嫄全云此猶近世以張仲為可命而

主科名之說也通志天文略一傳說一星在尾後河中謹按

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謂之傳說者古有傳母有保母傳而說者謂傅母喜之也今之婦人求子皆祀娵神此傳說之義也個助之傳說與此同音諸子百家更不詳審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出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傳說之佐焉

春秋繁露云

天地之行篇

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

邪臣亂其官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丁鴻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

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其言出於此

元圻案後漢書丁鴻傳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肅宗認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和帝四年代袁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其辭具載本傳書奏帝以鴻爲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

案哲宗紀在元祐九年三月是年改元紹聖

元符末日食

正陽之朔

在元符三年四月朔哲宗之十五年也

此皆有陰曆見於祲象志

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歷志月食之

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

神宗十一年戊午改元元豐

八年

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

神宗十一年戊午至哲宗元祐七年壬申凡十

五年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

儆戒如此况日食乎

元圻案宋史王巖叟傳巖叟字彥霖大明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

廷對皆第一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司馬光稱之曰吾寒心粟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於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月食之疏本傳不載此條可補宋史之闕

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冰

闕按冰當作砒砒古厲字

注云

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芮天衝天輔

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始遁甲

式法今猶用焉楚辭劉向七歎云訊九魁原注音祈與六

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注補注謂北斗七星輔

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

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洪

祖補注案宋史天文志輔星在第六星左弼星在第七星右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

上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

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廣雅曰樞第二旋星經作璇

志二曰第三機星經晉志俱作機第四權第五衡晉志曰玉衡第六開

陽星經作開陽第七搖光星經作搖光搖光則招搖也淮南子時

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

外恐誤

原注徐整長歷曰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問按王休見杜詩即我之會祖始

爾之高祖母一首也疎齋竊寶應時人自號啓元子首註素問八十一篇者精於醫唐人物志云王休仕至太僕令年八十餘以壽終近杜註都遺此

素問太始天元冊問有九星之言元板作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

又從標而為始下元板缺通甲式法今猶用焉八字多所謂九星者此也七

字○元圻素問天元紀大論六十六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

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靈運統坤元九星懸朗七

曜周旋九星上古之時也上古世質人淳歸真反樸九星懸朗五運齊宣中

古道德稍衰云云今猶用焉此條改懸朗作垂明避宋諱也四庫全書

總目醫家類黃帝素問二十四卷唐王休註漢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無素

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謐甲乙經序稱絨經九卷

素問九卷皆為內經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冰名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

為京兆府參軍晁公武讀書志作王休杜甫集有贈重表姪王休詩亦復相

合然唐宋志皆作冰而世傳宋槧本亦作冰字或公武因杜甫詩而誤漢

書天文志北斗七星用晉建者杓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

蓋注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牙石氏星經招搖星在梗河北入氏

二度去北辰四十一度據此則洪氏以招搖在七星之外實有所本錢氏

衮新錄十七按說文無魁字當為魁之訛古書斗為斤與斤相似因誤為魁

并讀如所音失其義矣北斗九星魁居其首故有九魁之稱

王介甫云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朱文公類云緯



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按素問天元紀大論

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元折

案素問曰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漢天文志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坤雅雲陽而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蓋祖荆公之說

周禮大宗伯疏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右旋爲緯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云云

顏之推歸心篇顏氏家訓之第十六篇孔毅父全云星說亦倣屈子天

問之意然天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簡妙巫咸詔之

言不對之對過柳子天對矣原注傳元擬天問見大平御覽元折案莊子天運曰天其運

平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潤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執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巫咸詔曰來吾語女

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上天

下載之此謂上皇書解題清江三孔集四十卷中書舍人新注孔文仲

無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戶部郎中平仲毅父撰先聖四十八世孫黃太史

頌當時人才有曰三蘇明道三孔分鼎四庫書著錄柳宗元天對見本

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黃姑卽河鼓也

吳音訛而然

此條乃未張形基墨莊漫錄語○方樸山云李義山自注其詩引古詩云玉姑阿母時相見 全云黃姑星牽

牛星之別名爾雅以河鼓星爲牽牛非是

集韻藝文類聚載古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元折案周密寒辛雜識七夕牛女渡河之

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星之名莫能定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

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爲黃姑然李後

主詩云迢迢牽牛星者在河之陽衆衆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織女爲

黃姑何耶又歲時記又以黃姑卽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爲牽牛晉天文志云

河鼓三星卽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又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

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 索爾雅釋天星

紀斗牽牛也又曰河鼓謂之牽牛邵氏正義曰此所以別於星紀之牽牛也

然則爾雅蓋謂河鼓亦名牽牛非以河鼓爲卽星紀之牽牛謝山於此似未

詳攷石氏星經織女三星河鼓三星圖皆作鼎足形或以河鼓爲織女蓋因

星象之似而誤以河鼓爲牽牛蓋因不詳審爾雅而誤河鼓黃姑語之轉耳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

集證御覽 善作喜

風也折揚奔

厲天之怒風也

原注見御覽○索埤雅引之長作暢兩風字俱作氣

周官小祝寧風

旱春官漢代田之法能風與旱此昌黎所以訟風伯

也元所案春官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漢書食貨志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晦三明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又曰比盛

暑灑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彗旌而盛也韓文公訟風伯曰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

太平御覽以五色雲列於咎徵宋景平元年有雲五

色如錦而徐羨之廢帝集證宋書符瑞志少帝卽位景平元年四月有五色雲見西方御覽八百七十

七節徵部五色雲引宋書曰前廢帝景平元年年有雲五色如錦其年五月司空徐羨之廢帝爲榮陽王韓魏公五色雲

見之事不見於國史疑家傳之增飾也何云此條從閣氏所得鈔本增

○元所案見氏讀書志韓魏公家傳十卷韓忠彥撰錄其父琦平生行事家傳曰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琦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曰下有五色雲見是年第一人王堯臣

龍城錄月落參橫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忘寢與

餐

何本作浚○見太平御覽四百十

龍城錄語本此而未嘗考參星見之

時也

何云元本龍城一條不連刻前空三行

全云龍城錄託名柳子厚撰龍城錄一卷柳宗元撰龍城錄柳州也羅浮梅

花

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創無言所

作也其誌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於丁至夜

則

西沒矣交得將旦而橫乎泰少游詩月落參橫盡角哀暗香浮盡令人老

承

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

城

擁朝木客天橫辭後參之句以全篇考之蓋初秋所作也

天

經紹興三十年閏按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庚辰

王及甫上

閏按及甫同州進士

朱文

公謂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爲該備

元圻案書錄解題歷象類天經十九卷同州進士王及甫撰述不知何人

玉海三云詔祕省勘詳其人洞曉星歷令與特奏召試朱子答蔡伯靜書云天經論撰甚詳悉亦甚不易但回互蓋天度

費力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爲中月令舉十二時之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

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爲中月令舉十二時之

中以未爲中

原注以火星論之以午爲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爲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爲流故詩

曰七月流火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蟄者畢諸星亦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申於未也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元折案此條正文及注皆取鄭樵六經奧論中星辨之文朱子說則王氏所續鄭氏中星辨云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時如此則六經之書凡言見者見於辰也凡言正者正於午也凡言中者中於未也凡言流者流於中也凡言伏者伏於戌也中星之說雖經傳無明文要之其說有二有正於午者謂之中有中於未者謂之中堯典四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爲中月令昏旦之星則以未爲中以午爲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時故以午爲中若以論星辰之出沒則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焉故以未爲中且以火星論之繼其以午爲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繼其以未爲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繼其至申爲流故詩曰七月流火繼其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後蟄者畢不特火星爲然諸星亦然如詩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於未也大抵巳午未皆南方所以午爲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爲火伏見之始終則以未爲中兩言蓋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正面言之月令則舉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

後魏天象志

序

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

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爲二志

故陸機云學者所疑

元圜案班孟堅叙傳曰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降應王政景以燿形舉

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吉往知來王事之表作五行志其後漢晉宋隋唐諸書皆同之北史魏收傳收字伯起小字佛助

鉅鹿下曲陽人也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二年詔撰魏史收於是與房廷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衆口諠然號爲徵史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爲五辰十二舍亦爲十二

辰

元圜案夔溪筆談七事以辰名者爲多皆本於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

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爲辰一歲日月十二舍子東方蒼龍角亢之舍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畢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爲晨謂日始出之時也

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

建星近斗

原注月令正義

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

井壁四星

原注詩正義

何云四方唯不言西○元折案月令仲春之

宿此云孤星中建星中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其中也 史記天官書南斗爲廟其北建星 高誘曰弧九星近井建六星在斗上皇侃曰弧當井之十六度建當斗之十度 小雅大東正義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惟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旁有五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

唐天文志咸通

懿宗年號

中熒惑鎮

唐志作鎮星

太白辰星聚於畢

昴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

以厭之衰世之政其怪如此是謂人妖何以弭變

月令凡二儺

月令作雜舞文乃多反

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

陰氣右行季春之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之

月宿直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

而出行於是索室啟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

禦止疾疫

以上皆  
鄭注

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

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變理於下是爲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寧儼所以存

愛民之意而已

元圻案季春之月正義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天爲陰故云陰氣右行元命

包云大陵主尸熊氏引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仲秋之月正義曰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卯畢本位大陵既是積尸秋時又得陽氣增益疾病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曰命國人難索宀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

唐天文志

一

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

全云

東京記

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

有岳臺圖經云昔魏主遙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



其上因以爲名

元折樂唐書天文志一一行作大衍歷詔太史測天下之卷求其地中以爲定數其議曰周禮大司徒以

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謂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極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于三萬里內是以半之得地中今潁州陽城是也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中地設水準測準直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始自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得浚儀岳臺晷尺五寸三分五代時王朴奏進欽天歷表云古之植圭於陽城者以其道落故也蓋尙濼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國北距橫野軍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皇家建國定都于梁今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爲中駝晷漏正則日之所至無之所應得之矣玉海百六十二浚儀祥符二年改祥符爾雅釋山霍山爲南嶽郭註卽天柱山漢書地理志廣江郡潁縣天柱山在南書錄解題地理類東京記三卷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次道撰

歷數

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

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

現漢書律歷志案爾雅釋天太歲在甲曰闕逢

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孟康注此爲甲寅之歲

易緯是類謀云攝提招紀鄭注云攝提招紀天元甲寅之

歲甲寅自古以爲起歷之元故爾雅紀歲名不始於子而始於寅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錄

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當考愚按大衍歷

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

提格之歲畢陬之月爾雅釋天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朔日己巳立春

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

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

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名曰闕蒙攝提格之歲而

實非甲寅原注其說可以補解題之遺全云原注九字是正文集

乙卯蔡邕論曰顓頊帝歷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且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

營室五度○元圻案章俊卿山堂考索曰史記歷書載武帝改太初歷之詔

曰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闕蓬攝提格

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且冬至是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年也故史記歷

術甲子篇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又五年天漢元年也爲戊午又五年太始元

年也爲壬戌自此順數周六十餘年皆以漢家年號紀之是太初元年爲甲

寅曉然矣又按東漢志漢安二年宗新等建議以爲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又四十五年文帝後元三年也歲在庚辰又五十八年武帝太初元年也歲在丁丑今考之通鑑編年與宗新之議昭合而劉孝孫勘日度之議亦曰武帝太初元年丁丑然則范志所謂太初歷元用丁丑卽以太初元年爲元也非推上古之元也太史公所紀武帝之詔是推上古之元得甲寅之歲其歲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武帝特以太古甲寅歲爲起歷之元也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猶言以七年爲上古甲寅之歲也上古太初應合璧連珠之瑞今以太初紀年元起丁丑亦與甲寅同耳非元封七年卽甲寅也然則太史公歷術甲子歲以古初甲寅爲元順紀六十餘年大餘小餘之數此其起歷之數此其起歷之術也後人不悟太初元年年號依古初之意卽以太初天漢太始年號分配年名之下者非也太史公出於武帝時安能預知六十年後年號而先書於歷術年名之下哉此必後人增益之無疑也唐一行日度議引洪範傳曰歷始於顓帝上元太始闕逢攝提格之歲畢聚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觀此則知上元太始猶言上元太初也顓帝歷以甲寅爲元故漢歷亦以顓帝之元爲元也又曰漢太初歷元起丁丑秦顓帝歷起乙卯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木星度故命闕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也觀此言則又知歷書日年名闕逢攝提格者以甲子朔且冬至而爲起歷之元故命之曰以甲寅云爾未必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正當顓帝甲寅年也劉歆三統歷進太初前一世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顓帝歷元用乙卯洪範傳云用甲寅又何也太史公歷術甲子歲有天漢征和等年號在劉歆三統歷譜則有之此必後人以此歷譜附入太史公歷術也大事記注見

大衍歷議曰考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

四分歷

案後漢章帝紀元和二年卷二月甲寅始用四分歷

庚申元後百十四歲緯

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

大衍歷中氣議見唐歷志

按漢志魯釐

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壬子

見漢書律歷志

大衍歷議僖公五年周歷漢歷唐歷皆以辛亥前至

隋志春秋緯命歷序云僖公五

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

見隋書律歷志

然則緯與殷歷同故

劉洪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效

劉洪說見後漢律歷志

卽命歷序所

謂孔子脩春秋用殷歷也晉志姜岌曰考其交會

不與殷歷相應

案晉律歷志曰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命歷序曰孔子

爲治春秋之故遇脩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

多一日傳率少一日。唐一行日度議曰命歷序以爲孔子脩春秋用殷歷使其數可傳於後考其蝕朔不與殷歷合蓋哀平開治甲寅元歷者託之非也。古春秋分記宋眉山程公說伯剛撰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歷

法積之氣候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

莊閔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

哀之正而後建子間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

異尚也歷亂而不之正也。元圻案後漢書律歷志注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萊陰人魯王之

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洪善算與蔡邕共述律歷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衆相應春秋分記注見卷六第四十頁孔穎達曰古時真歷遺戰國及秦而亡漢存黃帝顛項夏殷周魯六歷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

歷有小歷有大歷唐曹士薦七曜符天歷一云合元

萬分歷本天竺歷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爲歷元兩

水爲歲首世謂之小歷行於民間石晉調元歷用

之後周王朴校定大歷削去符天之學爲欽天歷

集詎五代史司天考唐建中時術者曹士雋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  
兩水爲歲首號符天歷然祇行於民間而馬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於朝廷  
賜號調元歷又王朴傳周顯德二年詔王朴校定大歷乃削去近世流俗之  
學以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歷○元所案書錄解題歷象類纂  
計二隱曆立成歷一卷稱大中大夫曹士雋亦莫知何人但云起元和元年  
入歷

劉昫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元所案劉昫大業令壁記上杜夔漢世之樂郎不識旋宮

之義帶勉晉朝之博議莫知古律之則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律以應合  
氣以銷行金奏隨律而變宮以宜地靈登歌與歷而改調以應天氣敬奏和  
命所以合天地之情也唐書劉知幾傳子照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擢起  
居耶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

劉洪曰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

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

下云此謂允執其中今誠

術未有差錯之謬術未有獨中之異日無驗改

李文簡

何云以爲

未失是日檢將來爲驗者也見後漢律歷志

至論

問按李慈傳乾道四年新歷成蓋引劉洪此論於疏乞申飭歷官討  
無名氏宋史全文孝宗乾道四年八月行乾道歷禮部郎李彥

言歷久必差自當改法歷家情欲莫如大衍大衍行於世亦不過三十四年  
後學膚淺其能行遠乎抑嘗聞歷不差不改云云此劉洪要言至論也

萸莢謂之歷草

案注與記堯為仁君歷草生階

田俅子曰堯為天子萸莢

生於庭為帝成歷

見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

而大戴明堂篇謂朱草

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

而復始

原注唐律賦有朱草合朔○宋書符瑞志月小則一葉然而不落名曰萸莢一曰歷莢向書中候堯即位七十載朱草生郊

古有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為一月有

閏十三葉

原注平圖表用梧桐之葉十三閏按平圖圖必大號集證漢志墨家田俅子三篇宋吳叔事類賦注通甲云梧桐不

生則九州異君注梧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歲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

者是其遺說參同契

全云號伯陽作

借以寓行持進退之候

案朱子答袁機仲書曰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

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說其詳亦自有理。京房易傳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倂易立節

虞翻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

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

盈甲壬十六日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

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減乙丹鉛錄引此作月減乙癸案參同契曰壬癸配甲乙乾坤括終始則

乙下當有癸字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己見唐李鼎

祚周易集解宋朱震漢上易納甲圖說虞與魏伯陽皆會稽人其傳蓋有所

自全云魏伯陽居上虞虞仲翔居餘姚然考仲翔所說易學本於孟喜其初立易註奏曰臣高祖峇陵太守光治孟氏易會祖平與合成述其業祖風為之最密臣父日南太守敬受有舊書則仲翔之淵源遠矣京房之師漢焦延壽亦傳孟喜之學者也今以時代考之伯陽蓋與仲翔祖相輩行漢

上朱氏云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

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戊丙三者得於乾



辛巳丁三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  
五十五數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  
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  
數九故曰九地九天九地之說者九天之上六甲  
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全云河圖玉版已有納甲之說又云納甲之法不盡同如楊雄萬洪

所言又異於涼房 集證魏伯陽參同契聖人上觀章三日出爲庚庚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長直于丙而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輝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元圻案夢溪筆談七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致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具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了午乾之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納寅申震納子午巽傳寅申謂道明上交于坤生艮初爻納辰戌亦類傳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初爻納丑未坤之初爻丑未其也中爻交於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納丑未逆傳卯酉陰道逆上交乾生兌初爻納巳亥亦逆傳也乾坤始於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

又未乃至上爻此易之序然亦胎育之理也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

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

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爲節故氣以六替爲一備地

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爲一周左氏昭元年載醫和之

言曰天有六氣杜註謂陰陽風雨晦明也降生五味卽素問五六之

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也全云天五地六見於大易天六地五見於國語故漢志云五六天地之中

合然左氏之說又與素問微不同楊退脩謂五運六氣通之者唯王砮

然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

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集證沈括筆談黃帝素問有五運六

氣五運者甲己爲土運乙庚爲金運丙辛爲水運丁壬爲木運戊癸爲火運也○元圻案筆談七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也其

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兼是數者唯龍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元武太陽水之氣也曰騰地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爲腎腎亦二左爲太陽水右爲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騰而爲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爲否泰者也中失太陰土爲勾陳勾陳之配則脾也程氏遺書十九楊遵道錄伊川語曰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卻總是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涼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卻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遺書作十日一風五日一雨恐是坊本之誤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爲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而反居酉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牛之證也蔡邕月令

論云十二辰之會

案蔡邕月令問答會作禽當從之

五時所食者必家

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

為金豕為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雞

不可一定也

見孟春之月食麥與羊正義

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按

獨不及辰之禽龍

策證論

說文

巳部

亦謂巳為蛇象形

集證論衡物勢

衡言毒篇辰為龍巳為蛇

蕭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酉雞也卯兔也申猴

也又按乾繫皮孔子曰復表日角鄭注云表者人體之章識也名復者初震

爻也震之德在卯日出於陽又初應在六四於辰在丑為牛牛有角復人表

象是丑為牛之證史記陳世家周太史筮敬仲完卦得震之否云若在異國

必姜姓正義曰六四變此爻是辛未觀上體巽未為羊巽為女文乘羊故為

姜是未為羊之證九家易注說卦門犬近奎星蓋戌宿通奎也是戌為犬之

證易林坤之震亦云三年生狗以成戌母○元圻案唐彥遠法書要錄曰梁

旗元威論書齊末王融圖古今雜禮有六十四書湖東王遺草仲堪定為九

十一種謝善助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內有鼠書牛書虎書兔書龍書蛇書馬

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此十二時書也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

閱按編年公在位二年

凡三千六

百三十三年帝堯而上六闕遂無紀致堂讀史云有

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自開闢至獲

麟二百七十六萬歲

案此說本緯書元命包乾鑿度見後漢書律歷志

分爲十紀

蓋茫誕之說劉道原

恕

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

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衆說不同三統歷次夏

商西周與汲冢紀年及商歷差異况開闢之初乎

王質景文

作張孝祥于湖集序

云渾淪以前其略見於釋氏之

長含經

何云此姚秦時妖僧妄造其可據乎宏詞人之陋如此

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

氏之皇極經世

集證廣雅釋天地闢設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有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曰九頭五龍攝

提合雜建通序命術紫因極通統位○元圻宋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疑  
年譜一卷年略譜一卷續年號附劉恕推謂春秋起周平魯隱史記本紀自  
軒轅列傳首伯夷年表起共和和至魯隱其間七十一年即與春秋相接  
矣先儒叙庖犧女媧下逮三代享國之歲衆說不同體後人以疑事爲信故  
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爲疑年譜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  
九百一十八年爲年略譜 隋書經籍志佛經總說姚襄時天竺沙門佛陀  
耶舍譯長含經及四分曆 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皇極經世書十二卷宋  
邵子撰其書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起於帝堯甲辰至後周顯德六  
年己未凡與亡治亂之迹皆以卦象推之 國朝王氏鳴盛曰王氏知諸家  
說開闢之年爲元經會知堯元年甲辰以下亦茫蕩乎近儒史學唯萬斯同  
季野善於稽疑識見獨稱所護紀元彙考斷自共和庚申始今本亦從此逆  
溯至唐堯元年甲辰者乃後人所附益也 宋司馬子長作史記黃帝以來  
訖共和爲世表共和以後始爲年表爲千古特識

以十一星行歷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

順宗年號在位止一年

都利術士李彌乾

原注非斯經本梵書○案宋劉熙古作續事斯經一卷

程子謂三命

是律五星是歷晁氏謂冷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  
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

龜五星之術其來尚矣

何云此推步非占驗也 集證唐藝文志歷算類都利率斯經二卷貞元中都

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盧公者譯其文 丹鉛錄律居陰而治陰因地主氣也故曰三命爲律度情以律歷居陽而治陽因天主事也故曰五星爲歷觀者以歷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

宋周書曰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地之便量

錯曰相其陰陽之知當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古人之擇地如此而已

我辰安在小論命

之說也

以上引真西山送吳正叟序文語

傳云不利子商

哀九年左傳

則見姓

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午則見支幹之有吉凶

全云楚宮公劉二詩蓋古人建都卜宅以求陰陽之和而非葬經之可藉口我辰安在豈是論命姓有五音古人有此說亦不足據維戊庚午特以內外事分剛柔亦非擇日也

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

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

此自古所用也今攷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

晉高祖  
巳亥

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

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

二十分

何云十二時占九十六刻餘四刻破爲二百二十四分故各得八刻二十分也一時凡五百分

四刻十分

爲正前十分四刻爲正後二十分中心爲時正上

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於六十分之上

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

問按五代史馮重續傳正有八刻二字則王氏所見本不知今

本矣○元圻案明史天文志西洋之說命日爲九十六刻使每時得八刻無奇零以之布算製器甚便也 書錄解題正史類新五代史七十四卷歐陽

修撰其爲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爲本紀以治法而正君

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爲世訓又典故類

五代會要三十卷王溥撰 四庫書著錄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闕與四維



甄鸞注藝經曰捐閔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

時相從徐援稱捐閔是奇兩之術以上皆甄鸞注文御覽引

藝經作捐閔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

其方戊巳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四

維案證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五引藝經曰捐閔者先閔本位以十二時相從

文曰同有文章虎不如龍豕者何爲來入兔宮王孫晝下乃造黃鐘犬往

就馬非類相從羊奔蛇穴牛入雞籠四維者布十二時四維之一其文曰天

行星紀石隨龍淵風吹羊圍天門地連兔居蛇穴馬到猴邊雞飛猪狗鼠人

虎驢○元圻案數術記遺曰於太山見劉會稽問曰數有窮乎會稽曰吾曾

游天目山中見有隱者莫知其名號曰天目先生余亦以此意問之先生曰

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閔與四維數不識三妄談知十 四庫全書總

目天文算法類數術記遺一卷舊題漢徐岳撰北周甄鸞注岳東萊人晉書

律歷志所稱吳闕澤受劉洪乾象歷於東萊徐岳者是也隋志具列岳及鸞

九章算經七曜術算等目而獨無此書之名至唐志始著於錄 甄鸞別注

云劉洪付乾象於東萊徐岳

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元揚子謂之太元

案後漢書張衡傳注桓譚新論

曰揚雄作元書以爲元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伏幾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太元與此所引不同

石林謂太元皆老子緒餘老氏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

此老子第四十二章之文河上公以此爲道化章

三之爲九故

九而九之爲八十一章

老子上篇三十七章下篇四十四章共八十一章

太元以

一元爲三方自是爲九而積之爲八十一首

原注金樓子云

揚雄有太元經楊泉有太元經○元圻案張衡傳注桓譚新論曰元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篇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元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三篇也 余樓子雜記篇下稱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有太元經 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楊子太元經十四卷晉徵士楊泉撰

潛虛心學也以元爲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

天潛地而地溫公之學子雲之學也

案程子讀太元中首曰中陽氣潛明

於黃鍾之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曰藏心于淵美厥盛根測日藏心于淵神不外也太息之曰揚子雲之學已嘗至此地位

先天圖

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  
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  
動也元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  
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元其見天地之  
心乎見觀物外篇愚於虛亦云虛之元卽乾坤之元卽春  
秋之元何云附會一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

元似未盡本旨

元圻案晁公武讀書志曰潛虛是五行爲木五五相乘爲二十五兩之爲五十首有氣體性名行變解七

目然其辭有闕者蓋未成也 玉海三十六張行成爲潛虛衍義十六卷案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載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卷行成字文饒一字子饒臨邛人始末不甚可考玉海稱乾道二年六月以行成進易可採除直微猷問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子十二

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

今本靜或作盡

十一

大寒之陰

開按有十二大寒終句不宜漏

注云陰陽之數日辰之名盤

洲

閩按盤洲洪逆號

於閏十一月用中禴立閏蓋出於此所

案四庫全書總目法家類管子二十四卷舊本題管仲撰劉恕通鑑外紀

引管子曰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輕重藉

尤復鄙俗其註舊題房元齡撰據晁氏讀書志蓋尹知章作也幼官篇曰

春夏秋冬氣十二日一代春秋各八冬夏各七通一歲三百六十日春秋候

不氣中冬夏候極氣終而始中氣常氣極氣常短周益公平圖續集洪文

惠神道碑曰公諱道字景伯初名造字伯溫一字景溫鄒陽人相孝宗諡文

惠罷相後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自越歸得負郭地百畝因列岫雙溪之勝

復置臺榭引水流觴種花藝竹名曰盤洲有盤洲集一百卷

國史志云歷爲算本治歷之善積算遠其驗難而差

遲治歷之不善積算近其驗易而差亦速

歷元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幽詩於十月曰爲改

歲周以十一月爲正蓋本此

原注曰爲改歲用周正何以卒歲乃夏正